



# 生死之谜



少帅传奇之二



我最爱连环画  
扫描制作

# 生死之谜

少帅传奇之二

原著



方林	编号	峰小字图书室藏书
改编	书价	
画	时间	月 日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《少帅传奇》艺术地再现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在“皇姑屯炸车案”前后，明辨局势，力排纷纭，维护了民族的统一与尊严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。全书共分五册，《生死之谜》是第二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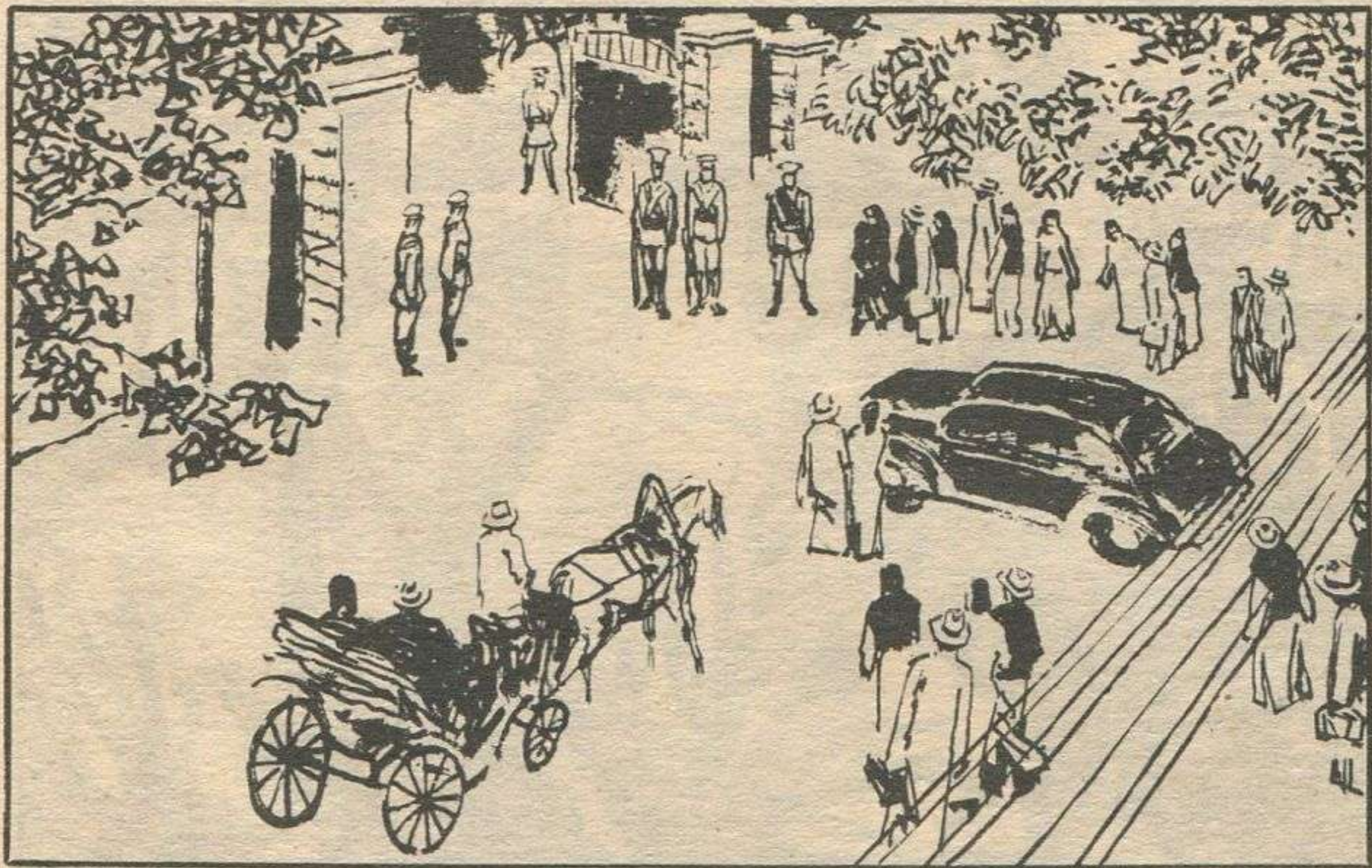
皇姑屯炸车事件后，张作霖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，抬回帅府后不久就死去了。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妄图乘奉天无帅之机，一举鲸吞东三省；奉军总参议杨宇霆阴谋篡夺帅权的危急局面，方秘书长、薛医官和少帅夫人于凤至，运筹帷幄一直封锁着张作霖的死讯，直到少帅张学良从河北安抵奉天，才公布了这一消息。从而麻痹了敌人，扭转了东北三省的局势。

（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）

伍仁

封面设计





1 奉天大帅府门前，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。一些达官士绅，络绎不绝地乘车前来，探望大元帅的伤势。





2 大厅里座无虚席，都要上楼探望大元帅，却被侍卫队长张占魁拦住：“各位少爷们，大帅吩咐不见客。”





3 秘书长方世靖从外面进来，众人一拥而上，说：“方秘书长，大帅的伤势究竟怎样了？能否说给我们听听。”方秘书长点头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正准备在报纸上发表医情公报。”





4 医官薛秉谦，听见楼下的议论，健步走下来。跟随后面的的是女护士，手上端着盛有绷带和带血棉球的托盘。





5 方秘书长请薛医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帅的医情。薛医官从衣兜里取出一张纸条，宣布道：“诸位，大元帅今天中午，体温三十七度三，血压正常，但有时还头晕，眼花，手发抖……”





6 人们兴奋起来：“大元帅不发烧了，福音！福音！”  
方秘书长又说：“诸位，放心好了。薛医官医道高深，尤其对外科更精深。大元帅的伤愈是指日可待的……”





7 正当群情激奋的时候，一个戴墨镜的人，趁护士不备，伸手从托盘中偷走了一个带血的棉球。





8 这人是奉天日本关东军“沈阳馆”派出侦察张作霖伤情的特务。他回到“沈阳馆”，把在大帅府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通后，又把偷到的带血的棉球，交给上司河野大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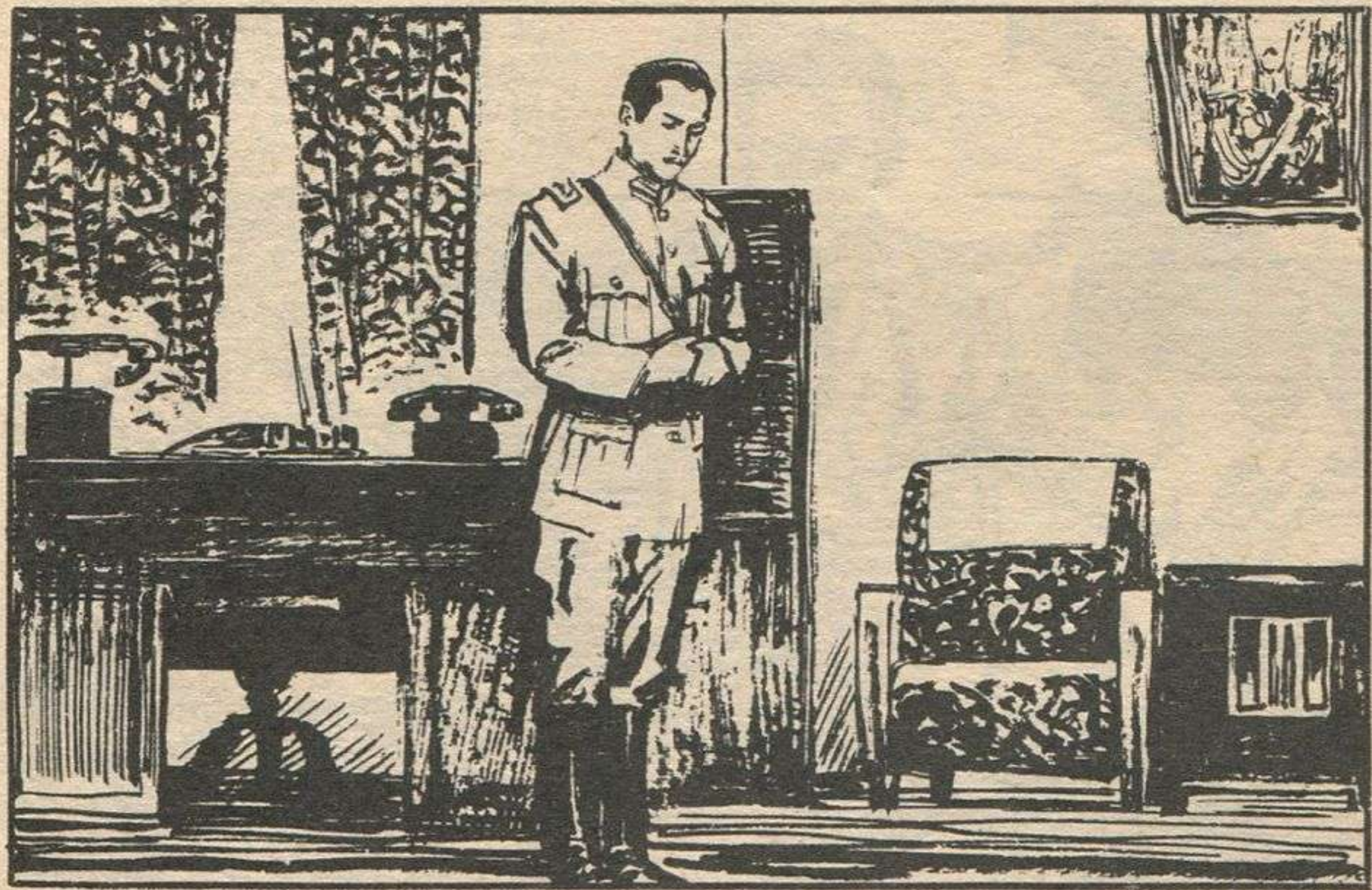
9 河野如获至宝，立刻命人化验。化验结果，血型是O型，和张作霖的血型是一样的。





10 河野沉思良久，又命人给奉军的日本顾问土肥原打电报，让他立刻到河北张学良那儿察看一下动静。





11 张学良自从皇姑屯炸车事件后，很想回奉天看望父亲，但重任在肩，家中又没有发电报催他回去，不敢擅自离开。





12 司令部会议室里，高级军官们正在聚会，一个个沉默不语。只有杨宇霆悠闲自在地坐在太师椅上，用眼睛瞟着张学良。





13 崔副官急匆匆地走进来，把一份电报交给张学良。军官们“刷”地站起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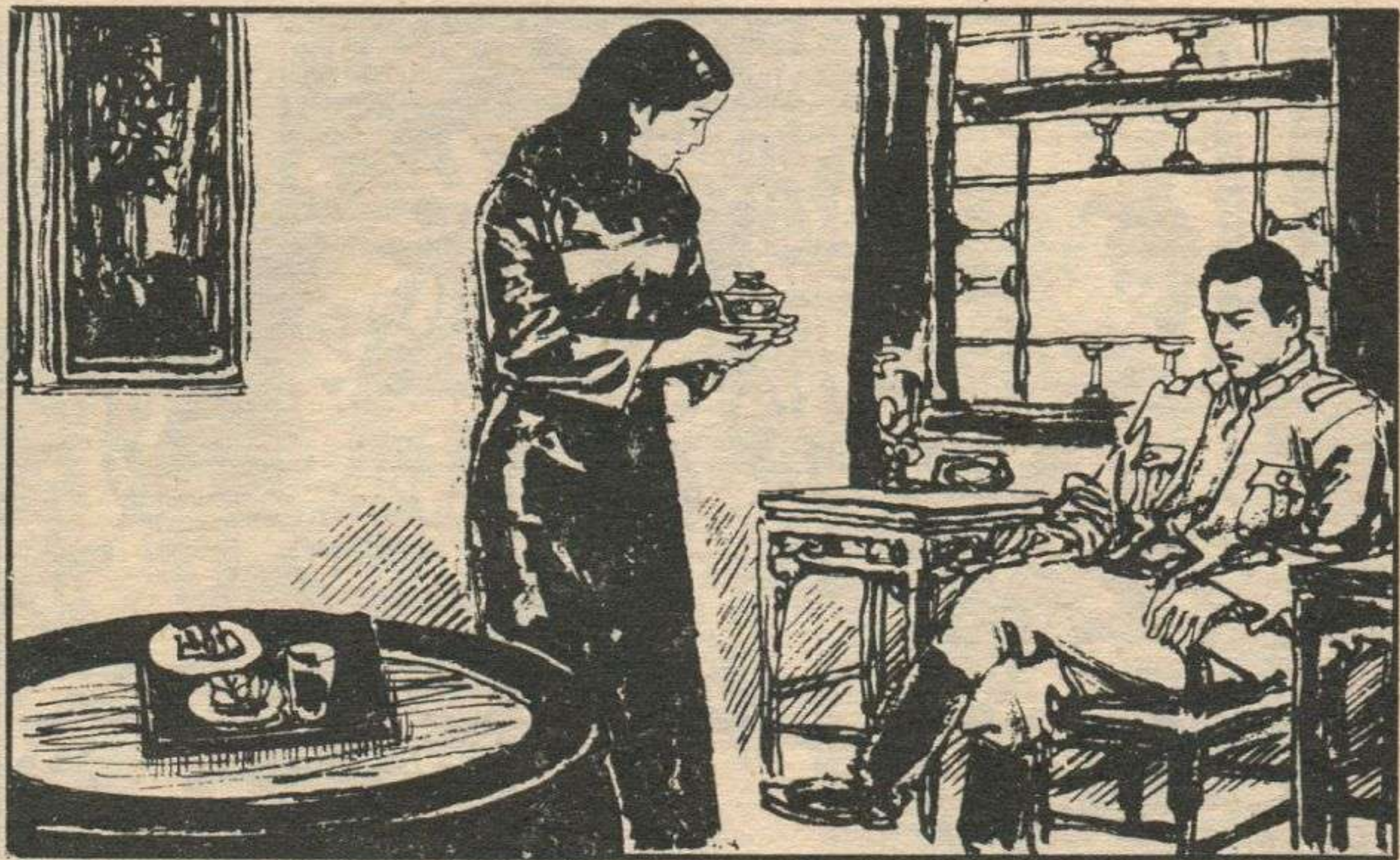
14 张学良知大家惦念大帅的安危，忙安抚大家说：“诸位放心，电报上说，大元帅身受轻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咱们继续开会，撤退的计划不变……”





15 军官们活跃了，有人提议，为表达前线官兵的殷切心情，给大元帅发慰问电。张学良摆了摆手说：“咱们不弄这俗套子，开会吧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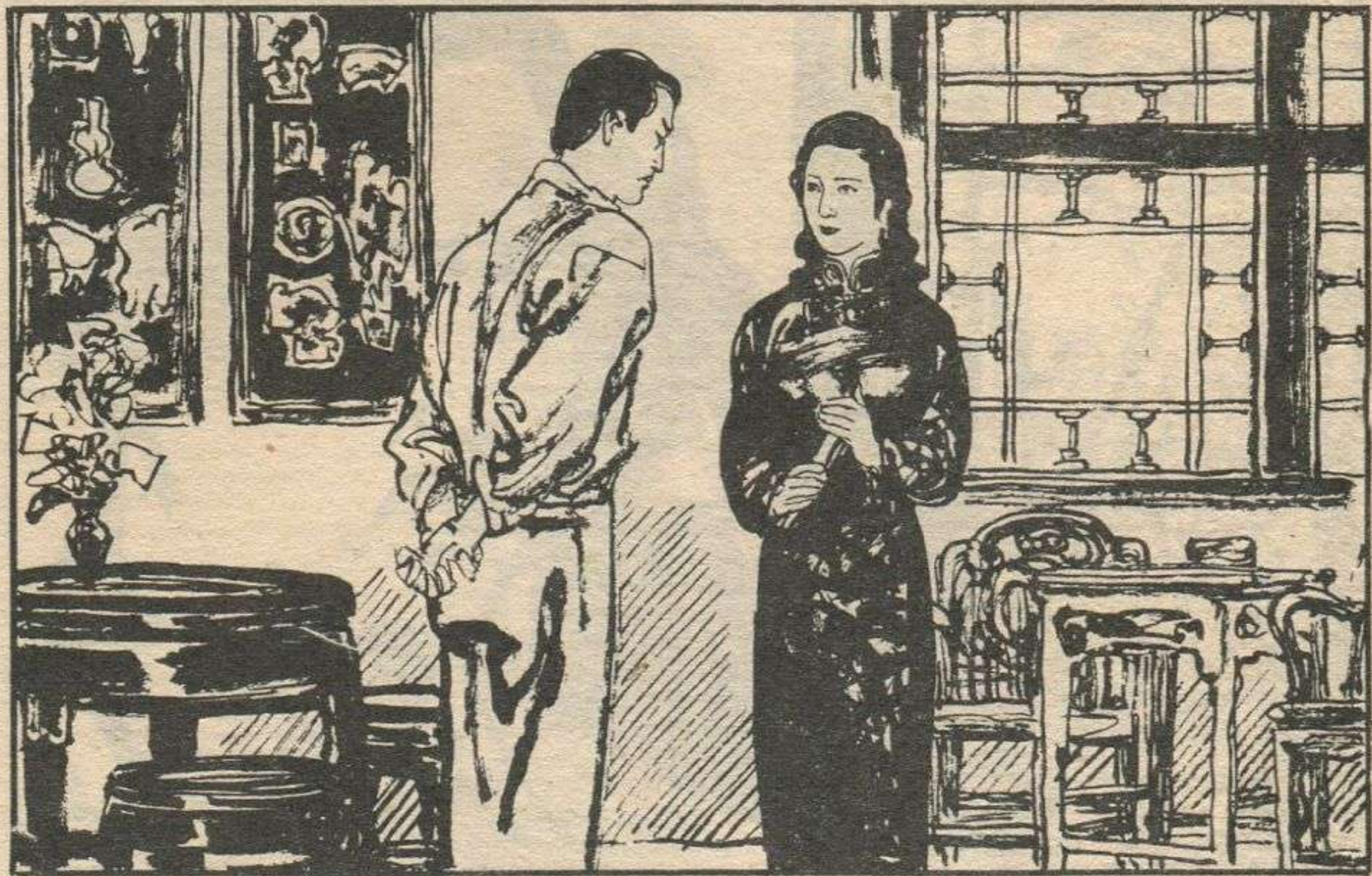
16 会议开到很晚才结束。张学良回到公寓，茶饭无心，闷闷不乐。贴身的秘书赵媿端着茶点过来，劝他注意身体，不要过虑。





17 次日一早，崔副官进来禀报：“日本顾问土肥原少将前来慰问。”张学良一愣：“啊哈！土肥原来干什么呢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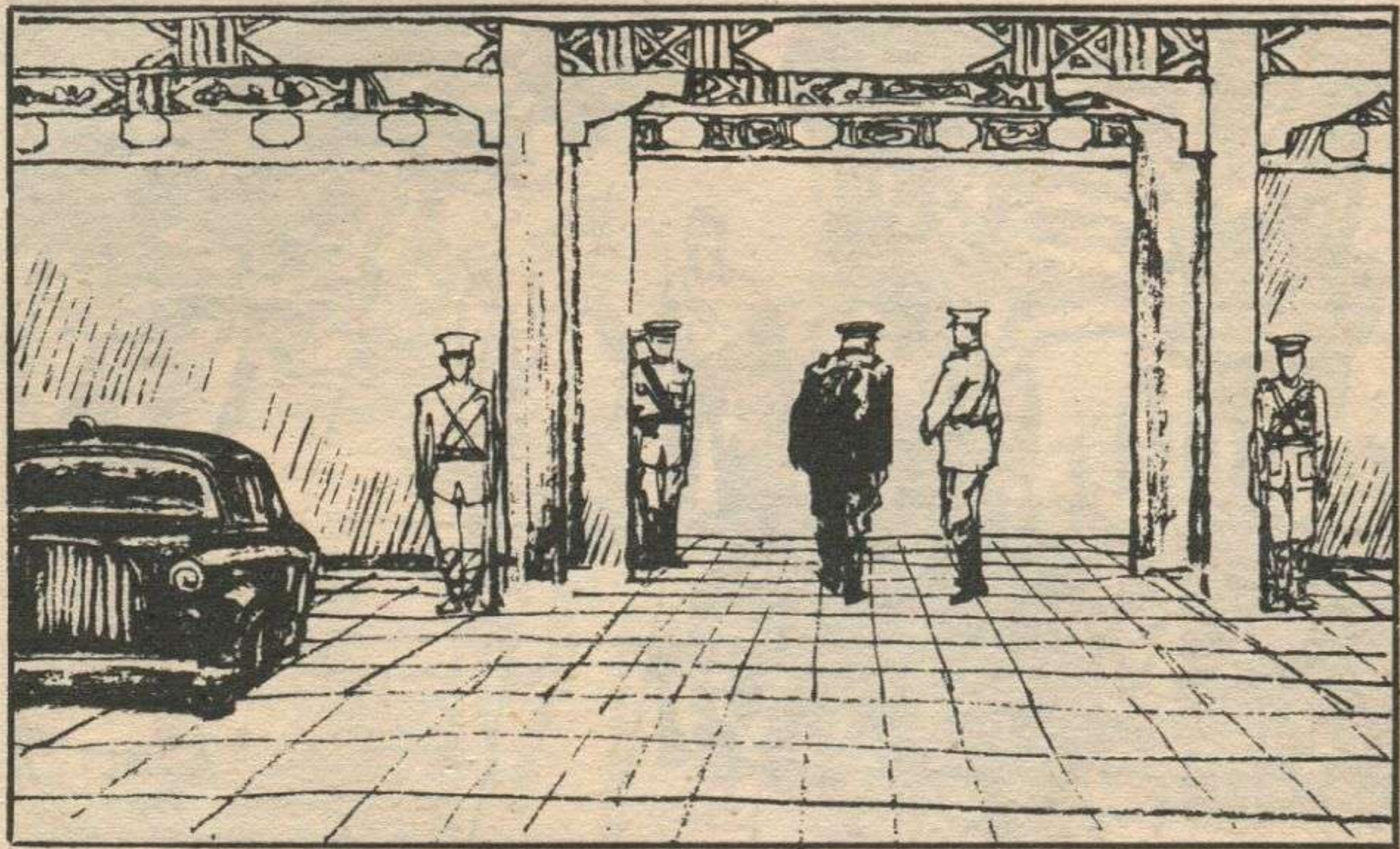
18 赵媿一旁分析说：“土肥原来是探什么风声的吧！哼，黄鼠狼子给小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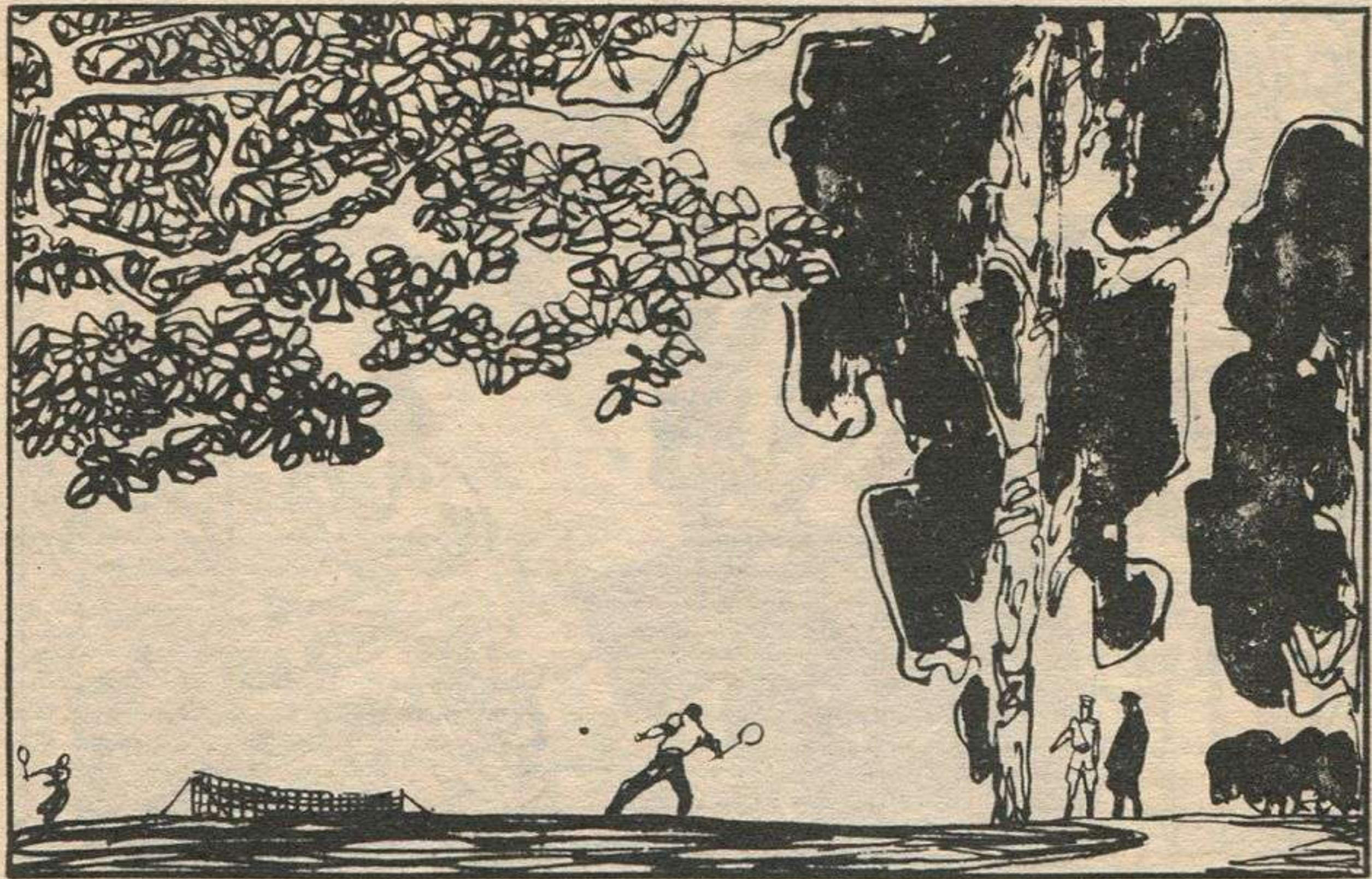
19 张学良听了,觉得赵媿的话很有道理。他灵机一动,说:  
“走,咱们去打网球。崔副官接客人去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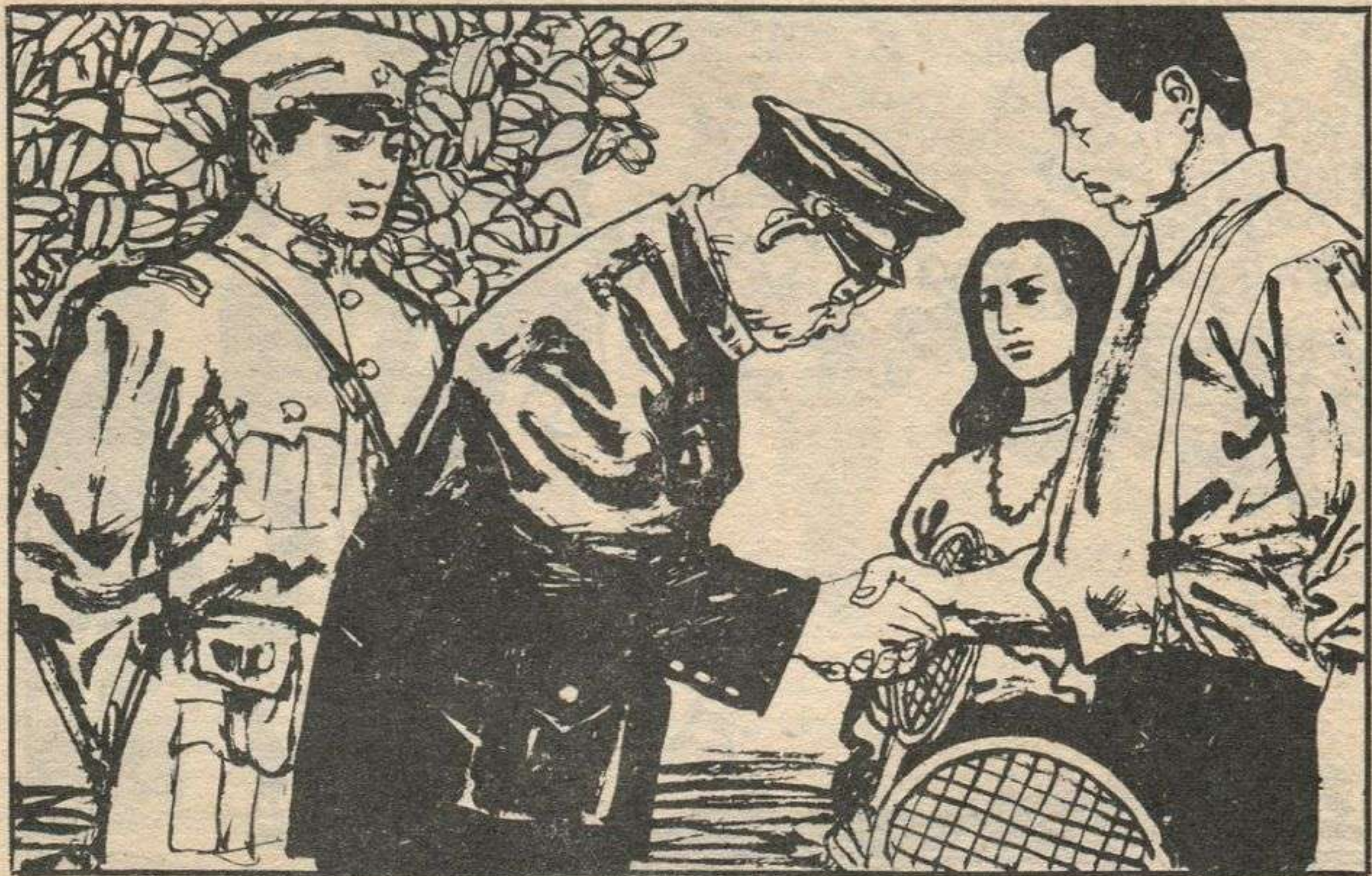
20 崔副官来至大门前，土肥原下了汽车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噢，崔副官，少帅在家忙什么呢？”崔副官回答说：“少帅在打网球呢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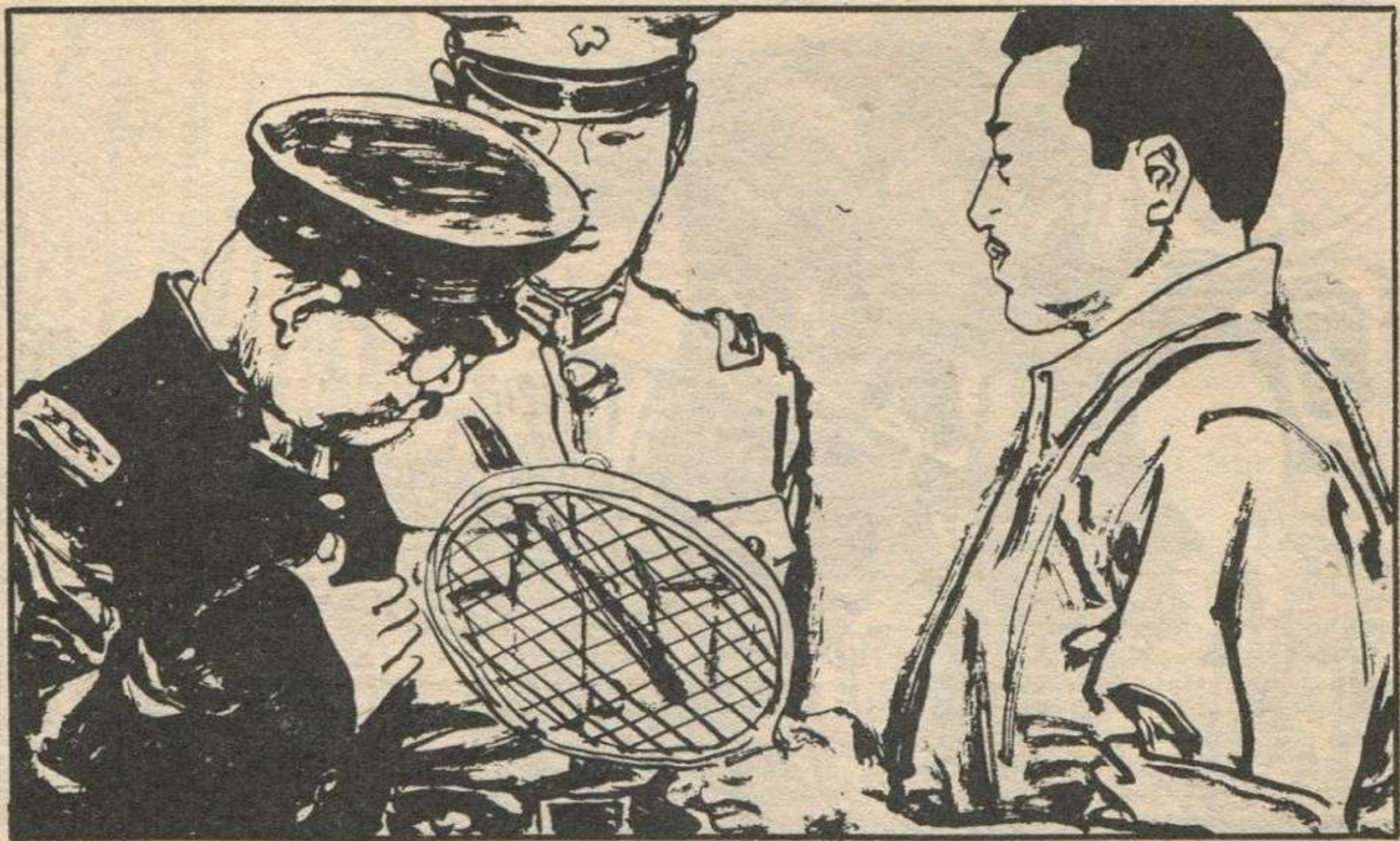
21 崔副官陪土肥原来至后花园，果然草坪那边，少帅和赵媿正在打网球呢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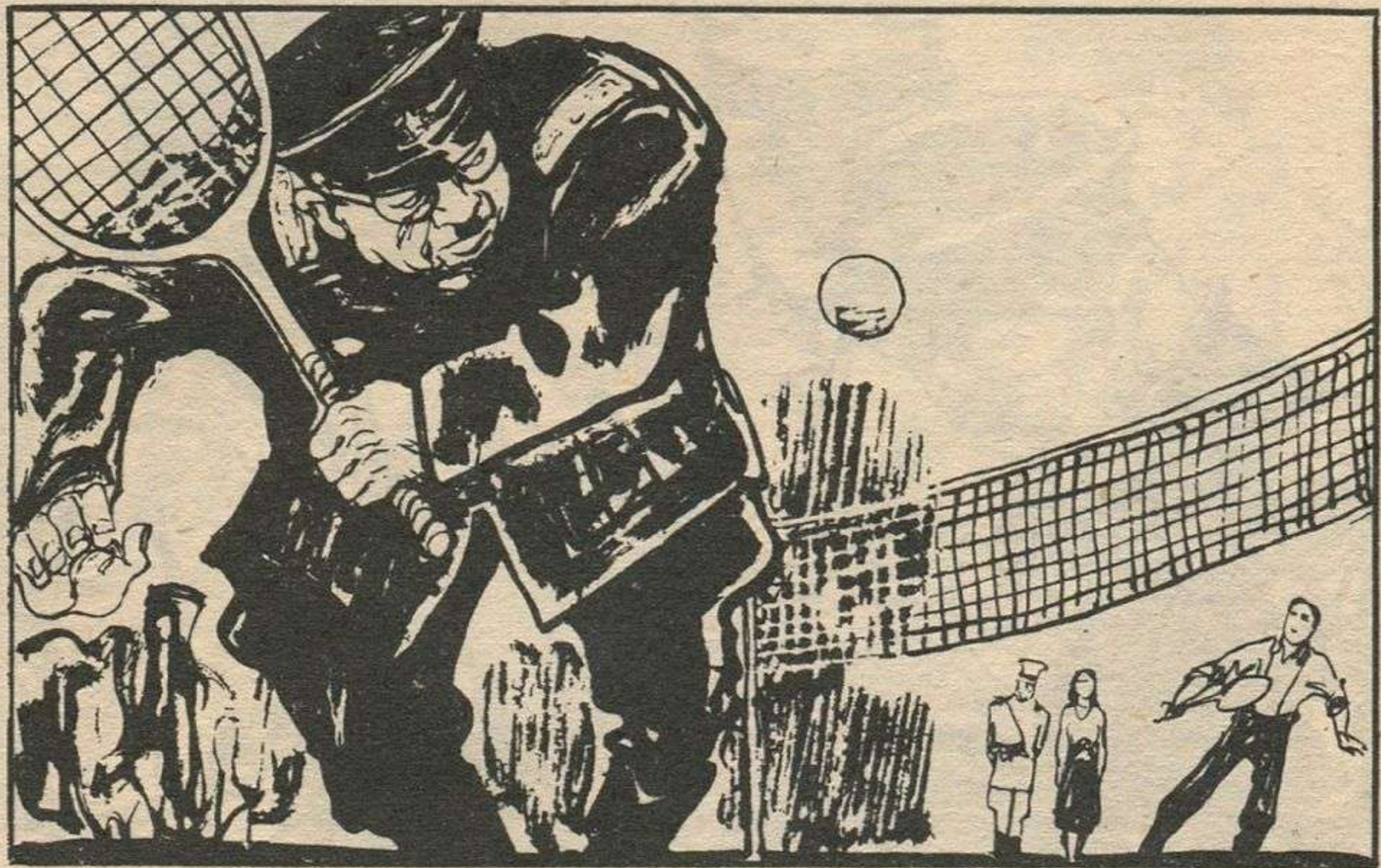
22 土肥原上前拜见少帅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少帅，您好！大帅受伤，我是特来向您表示慰问的。”





23 张学良现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说：“啊！大元帅受了点惊吓，没什么，他经历的风险多着呢。谢谢您来看我。来，先玩一局，然后咱们进去喝酒。”说着把球拍递给土肥原。





24 张学良从容、潇洒地发球，土肥原拘谨、笨拙地接过。  
从少帅焕发的面容上，看得出他的心境很好……





25 土肥原告辞归来，立刻向奉天关东军报告了张学良的情况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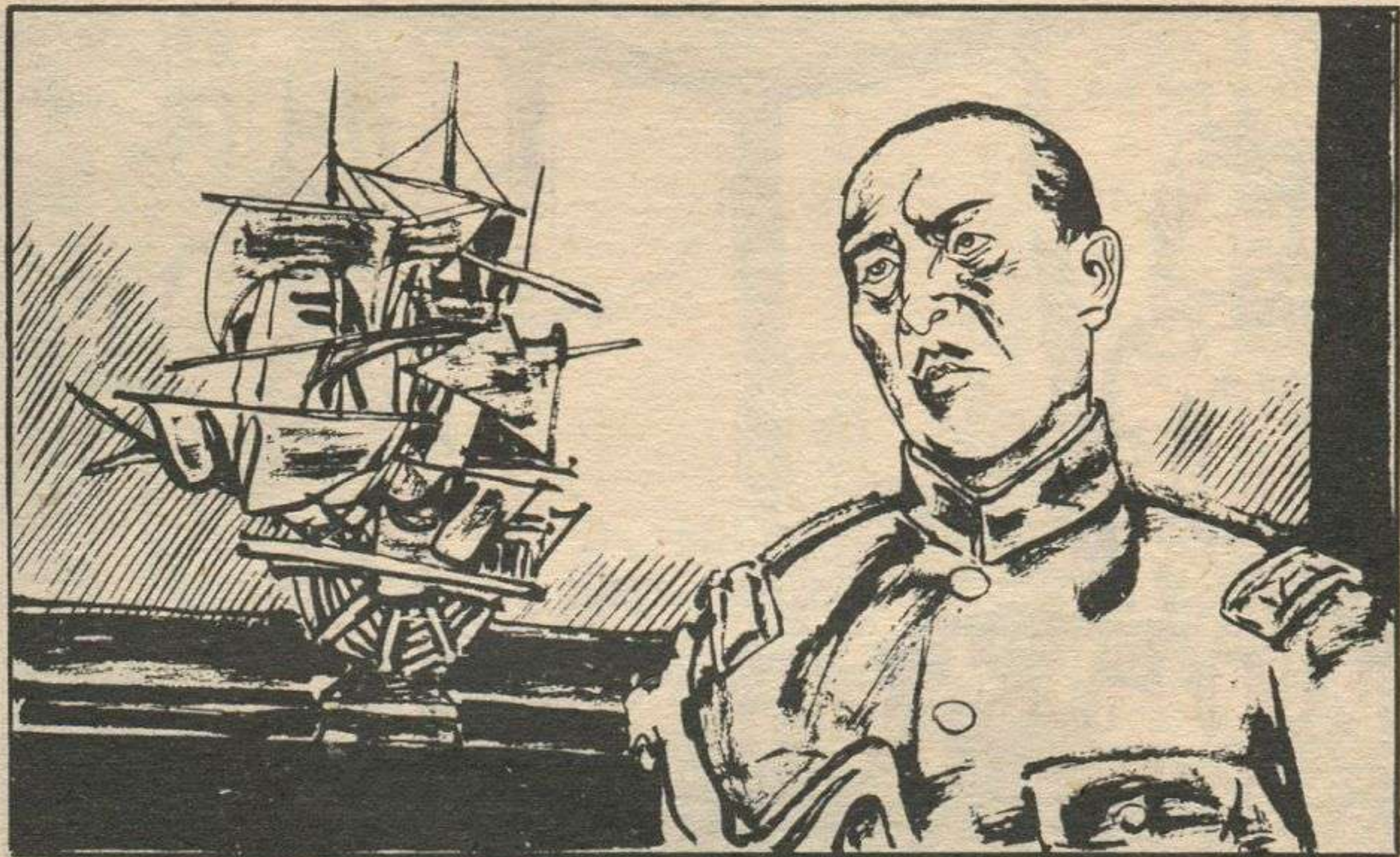
26 关东军村冈中将，怒气冲冲地对河野说：“河野君，这是土肥原的报告，从张学良的一举一动看来，张作霖不象有死的迹象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



27 河野点头哈腰，但内心并没认输：“司令官阁下，我相信我们帝国的技术。目前还没有得到第一手情报，很难做最后的判断。”





28 村冈有些不耐烦了：“可是，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？部队已经从大连、大虎山调进了奉天市郊，已经是枕戈以待几天了，一旦天机泄漏，半途而废，我如何向东京交代？”





29 总领事林久治郎一旁献策说：“司令官阁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我们前去大帅府慰问，并带去医生为张作霖诊病……”村冈听了喜形于色：“这个办法好！好！”





30 大帅府探望张作霖的客人不断，忙坏了方世靖，他刚打发走一伙人要上楼，张占魁一把拦住他央告说：“秘书长，你让我看看大帅吧，自家人嘛……”





31 方世靖为难地说：“占魁，大帅的脾气你不是不知，他决定的事，谁也更改不了。”张占魁死缠不放：“秘书长，求您给我说说情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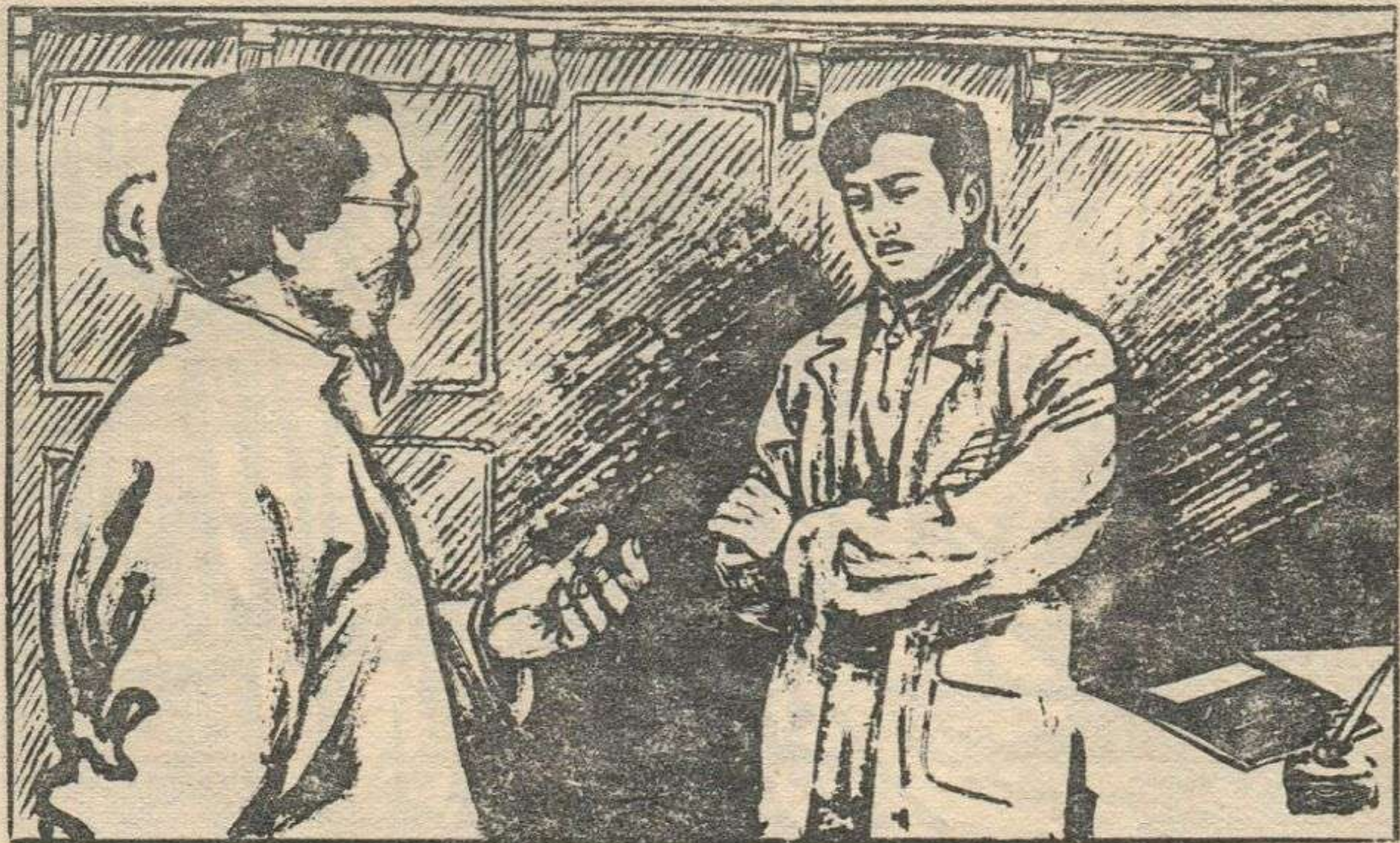
32 方世靖沉吟了一会说：“好吧，呆会儿我跟大帅说说。”“好哩！”张占魁乐颠颠转身欲走，方世靖又嘱咐：“我和薛医官有要紧事商量，你亲自把住二门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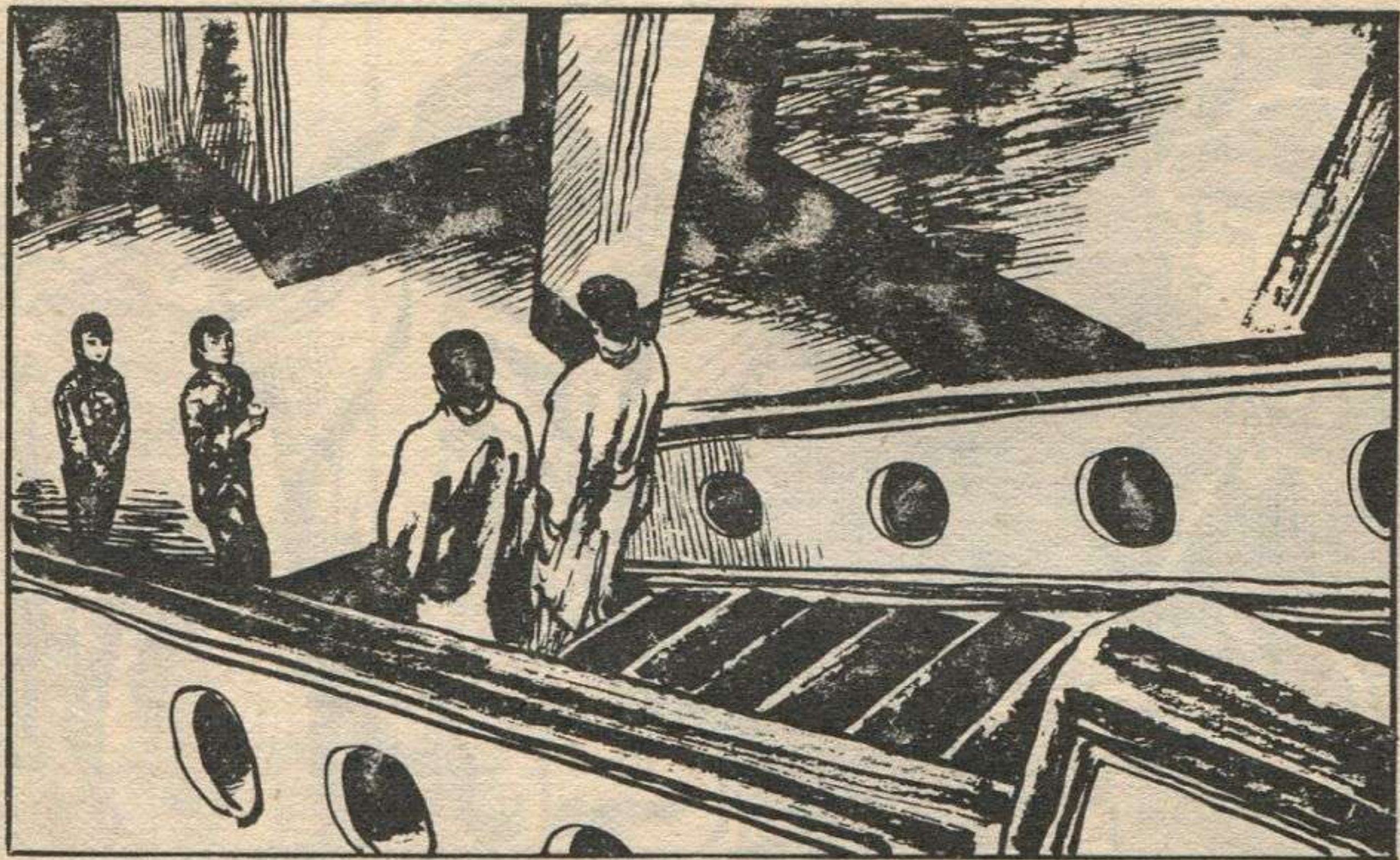
33 方世靖来到楼上，对薛医官说：“秉谦，事情得让张家人知道了，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小时，没有张家人的配合，这台戏不好唱了。”





34 薛秉谦也忧虑地说：“是啊，这外界还好对付，万一后面眷属闹起来，咱们就难办了。我看，得把少帅夫人于凤至请来……”方世靖说：“她马上就来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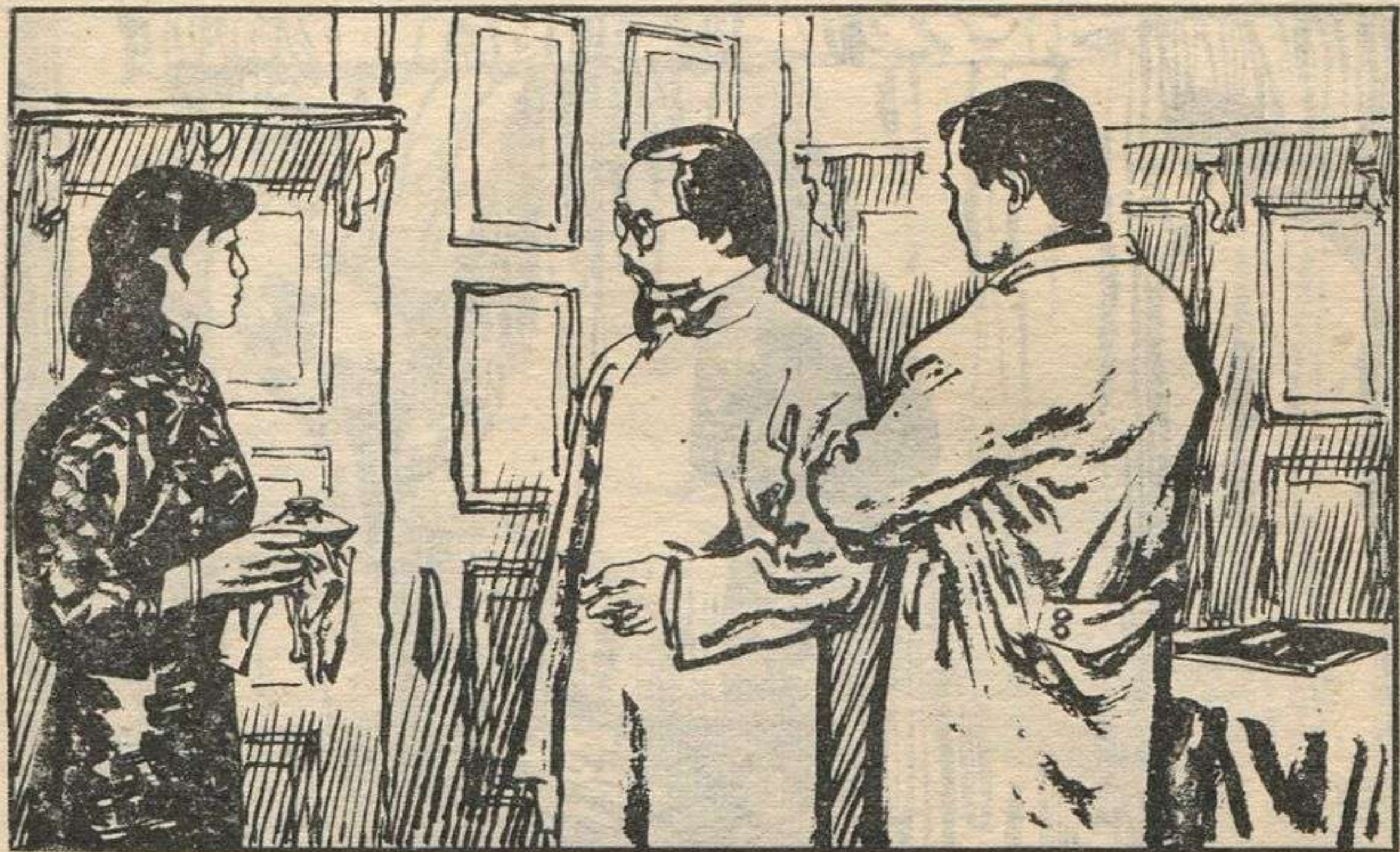
35 于凤至和侍女来到大厅，恰好方世靖和薛秉谦从楼上下来。于凤至从侍女手中接过盖碗说：“老方，你要的莲子羹我已经做好了，可以给公公喝吗？”





36 方世靖望了望薛医官，二人会心地地点了点头，薛医官回答说：“可以，少夫人，请到楼上吧！”





37 于凤至来到楼上薛医官办公室，方世靖严肃、沉稳地说：“少夫人，有件事要告诉您，还要请您拿主意。”于凤至有些惊疑，但马上镇静下来说：“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们说吧。”





38 薛秉谦说：“少夫人，请跟我来。”说着打开另一房间的门，这是张作霖的卧室。室内阴森，窗帘遮得很严，床上挂着白纱，隐约可看见张作霖卧在床上的身影。于凤至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



39 薛秉谦上前掀开白布，露出了张作霖僵硬的脸。方世靖沉痛地说：“大帅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，抬回帅府不久就……就咽气了！”





40 “啊！公公他——”于凤至惊叫一声，就跪在床前呜呜地哭起来。





41 薛秉谦慌忙上前扶起于凤至，说：“少夫人，您镇静一下，不能哭哇！为了蒙蔽日本人，大帅的死讯我们已经封锁了三十多个小时，在汉卿返回奉天以前还得继续封锁……”





42 三人来至外间屋，方世靖语重千钧地说：“少夫人，您必须忍痛节哀，装出笑脸来，要做出大帅伤势好转的样子，应付各种探访，保持帅府的平静，不能有一点点疏忽，不能出现一点点差错……”





43 于凤至感到身上的重担。薛秉谦在一旁说：“这秘密能不能守得住，可是关系重大呀！它不仅关系帅府的安危，奉天的安危，也关系到汉卿的安危呀！”





44 正说着，突然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哭嚎声。  
“谁？”方世靖厉声喝问。张占魁闯进来说：“我。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……”





45 张占魁冲进里屋，扑通一声跪在张作霖床前，嚎啕大哭说：“我的大哥呀！大哥！咋不让我替你去死呀！呜……呜……”





46 方世靖急忙上前劝阻：“占魁，占魁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！”张占魁根本不理：“大哥——你死的冤枉，你死的不明白呀……”





47 张占魁的哭声越来越大，方世靖急得直跺脚：“占魁，你这样是要坏大事的！”张占魁不管不顾地说：“什么他妈的大事，人都死了，还不准哭嘛，啊……”





48 方世靖束手无策。薛医官急忙出外察看动静。于凤至急中生智，手拍几案大声喝道：“放肆！”张占魁从未见少夫人这样发怒，顿时止住了哭声。





49 于凤至扶起张占魁，语气又变得十分温和地说：“魁叔，您对公公一片真情，我和学良都知道。方秘书长他们也都十分清楚……”





50 方世靖取出翡翠嘴烟袋递给张占魁说：“这是大帅临终时让我交给你的，让你好好辅佐少帅……”张占魁见物思人，不觉泪如泉涌。





51 薛医官急匆匆走进来说：“日本人来了。”“什么？日本人？”张占魁欲冲出房去。“等一等！”于凤至沉着冷静地说，“请他们稍候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





52 三人走下楼，林久治郎热情迎上。方世靖介绍说：“林久总领事，欢迎！这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女士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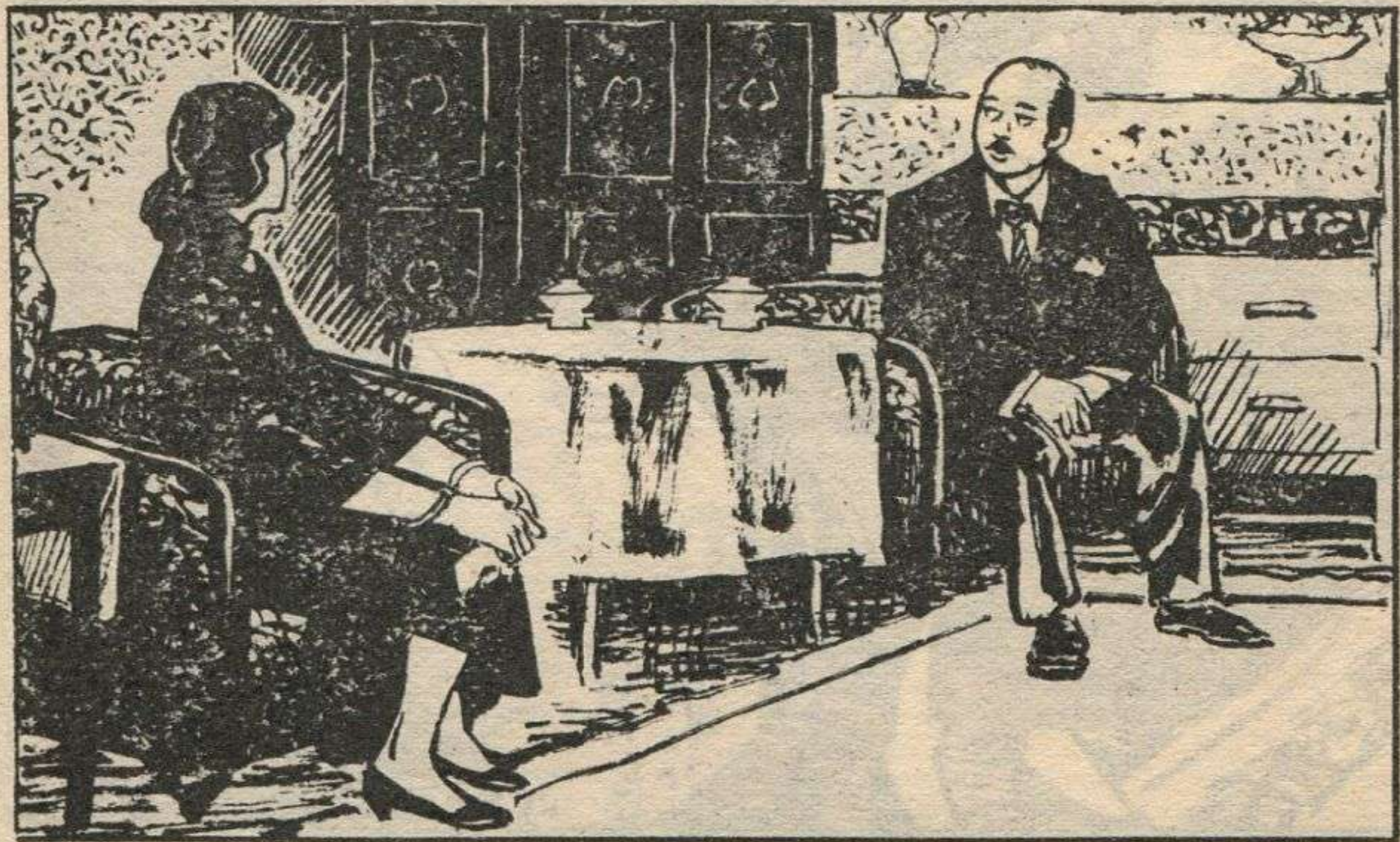
53 林久治郎鞠躬致意：“少帅夫人，对大元帅不幸受伤，我们深感震惊和关切，芳泽公使专电指示我，代表日本驻华使馆，前来探视大元帅并致以亲切的慰问。”于凤至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十分感谢！”





54 林久治郎又从河野大佐的夫人河野加代手中接过药品说：“这是我们从本国运来的贵重药品，现在献给大元帅，表示我们一点心意。”于凤至接过药品，连忙说：“谢谢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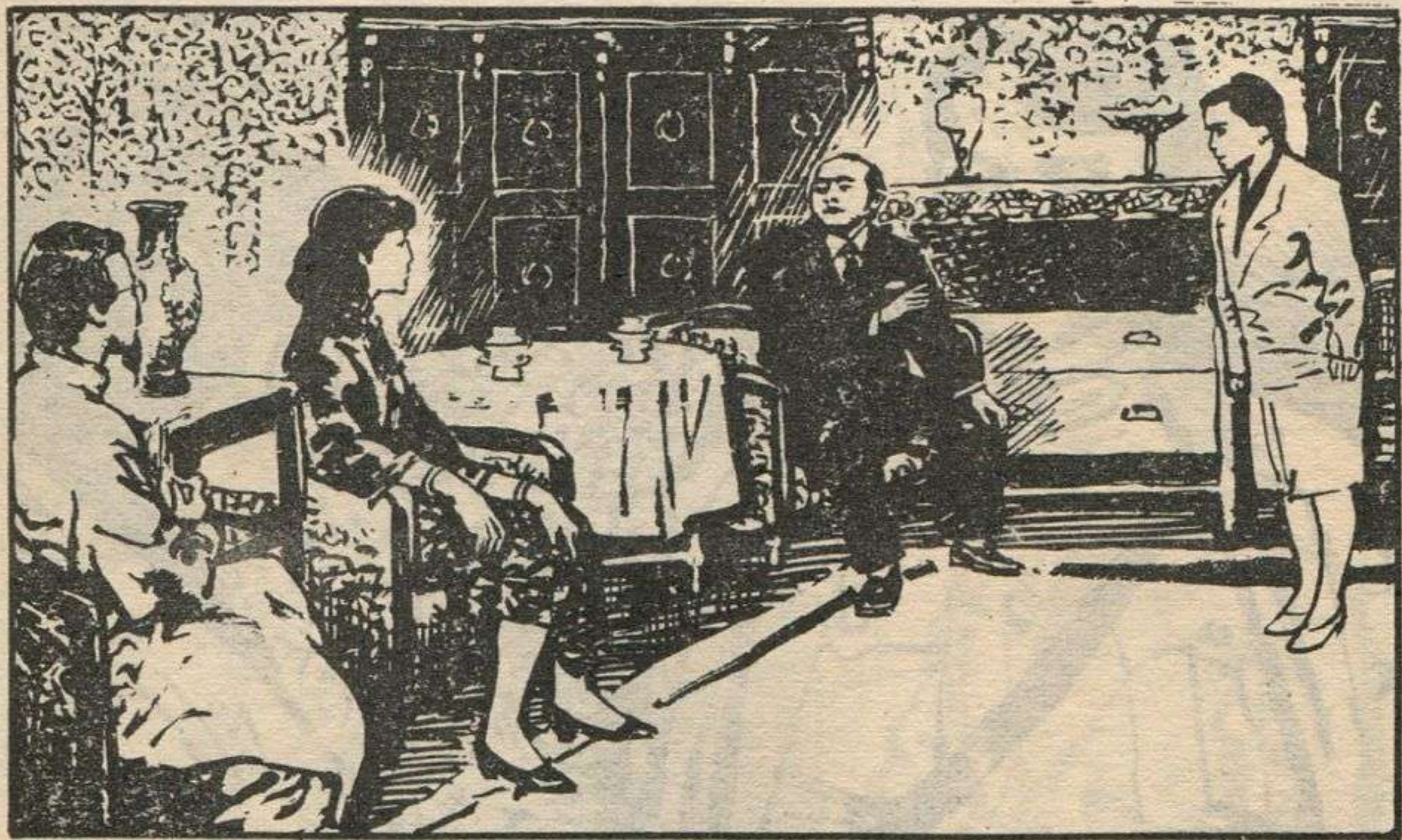
55 停了一会，林久治郎又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少夫人，大元帅与我们多年厚交，情同手足，对大元帅的伤势，芳泽公使和我非常挂念，公使指示我，一定当面向大元帅转达他的亲切问候。”





56 于凤至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实在抱歉得很，大元帅有明令，养伤期间谢绝中外一切客人探视。对最为友善的日本友人，我们也不例外，总领事既然与大元帅多年厚交，一定深知他的秉性，请多加包涵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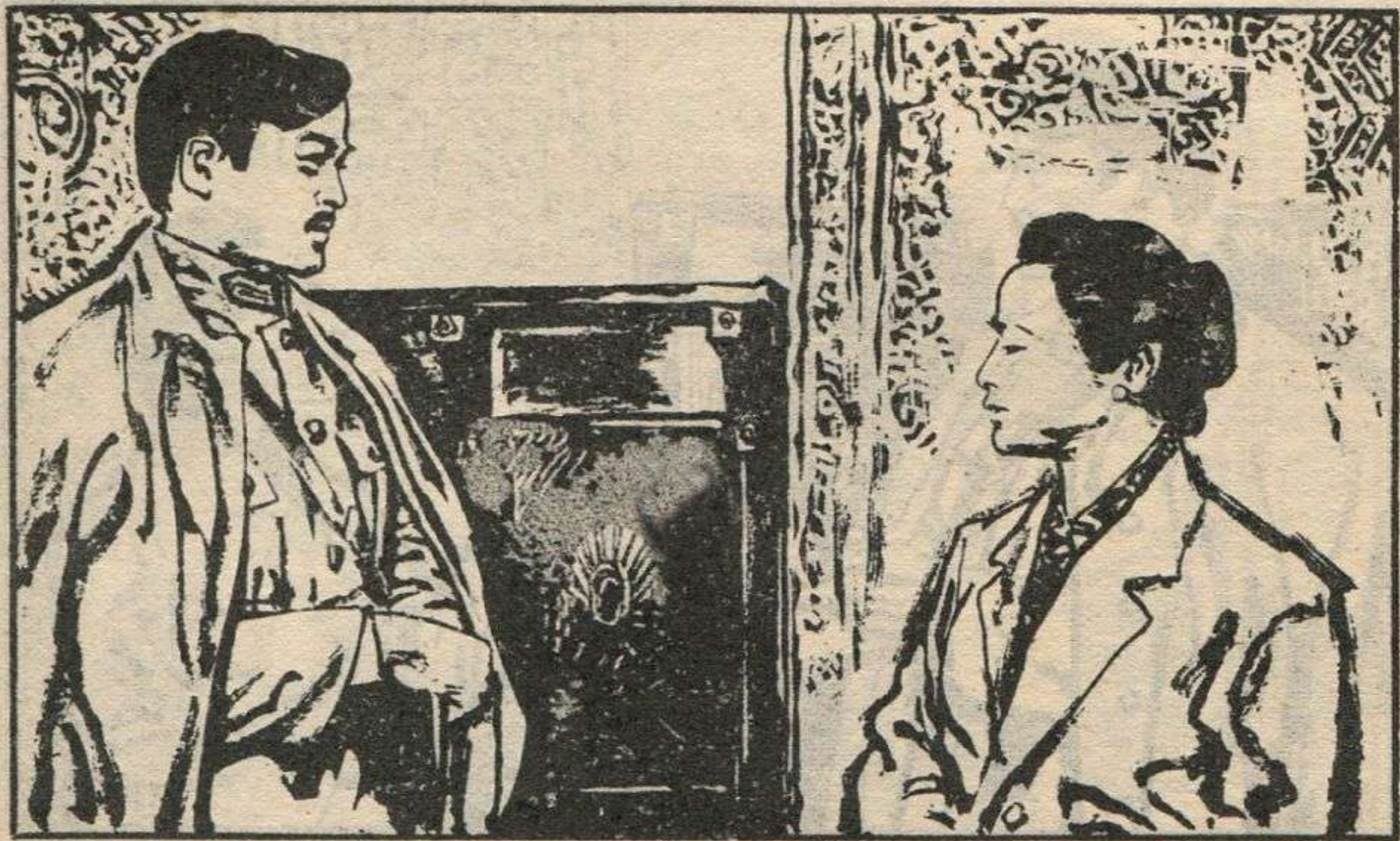
57 林久治郎见一计不成，又施一计：“啊！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河野加代女士，外科医生。为了使大元帅贵体早日康复，我们特派加代医生前来诊治，这也是对老朋友的一份情意。”





58 于凤至怔了一下：“这个，当然欢迎！如果主治医师感到也确有此必要的话……”一直在旁边冷静观察的薛医官，听了走到河野加代面前，躬身说：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河野加代女士的原名叫松琦加代吧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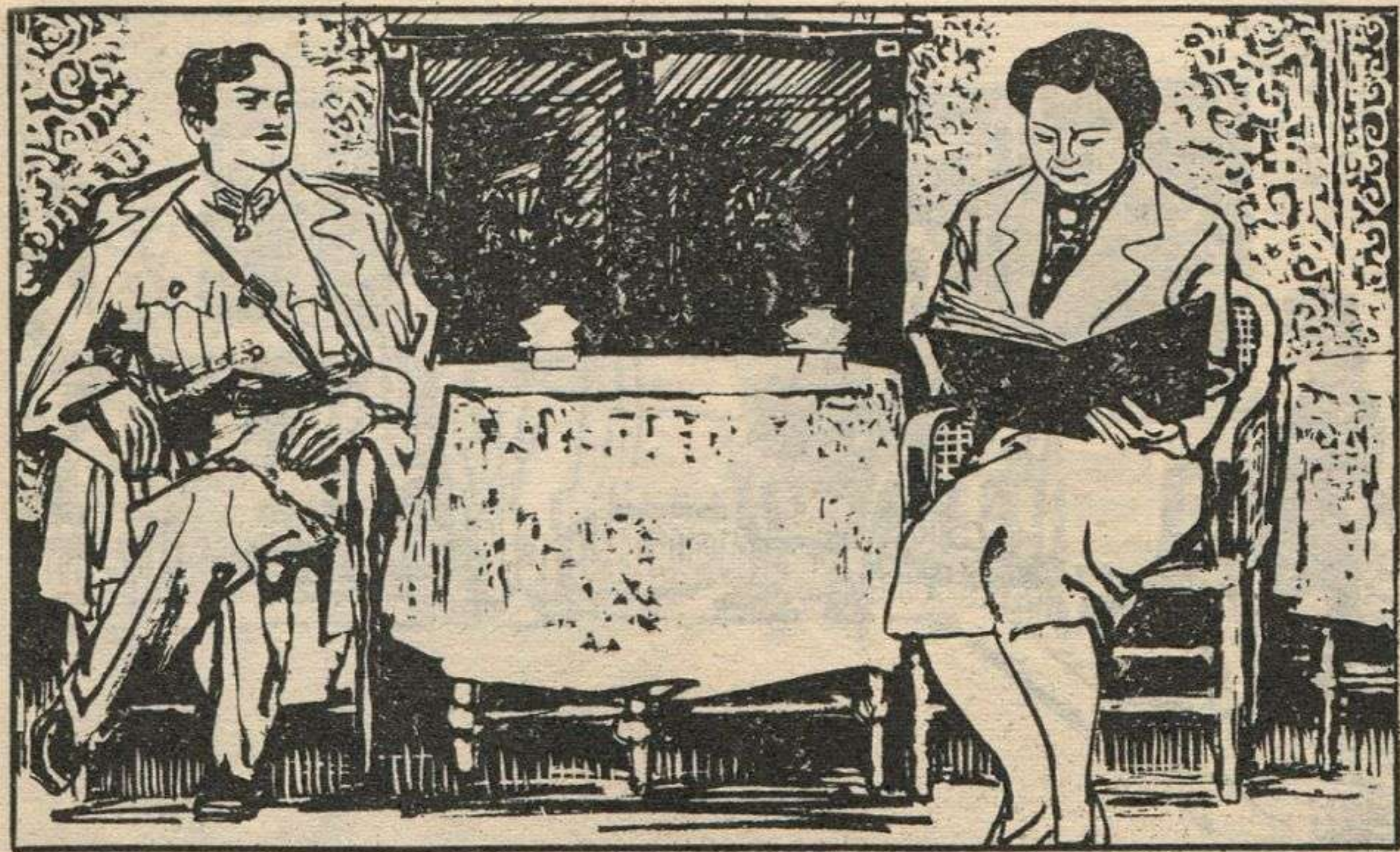
59 河野加代忙还礼说：“是的，先生怎么认识我？”薛医官回答说：“我们是校友嘛，您在帝国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当时我正在山田教导下写毕业论文。那时我的名字叫薛华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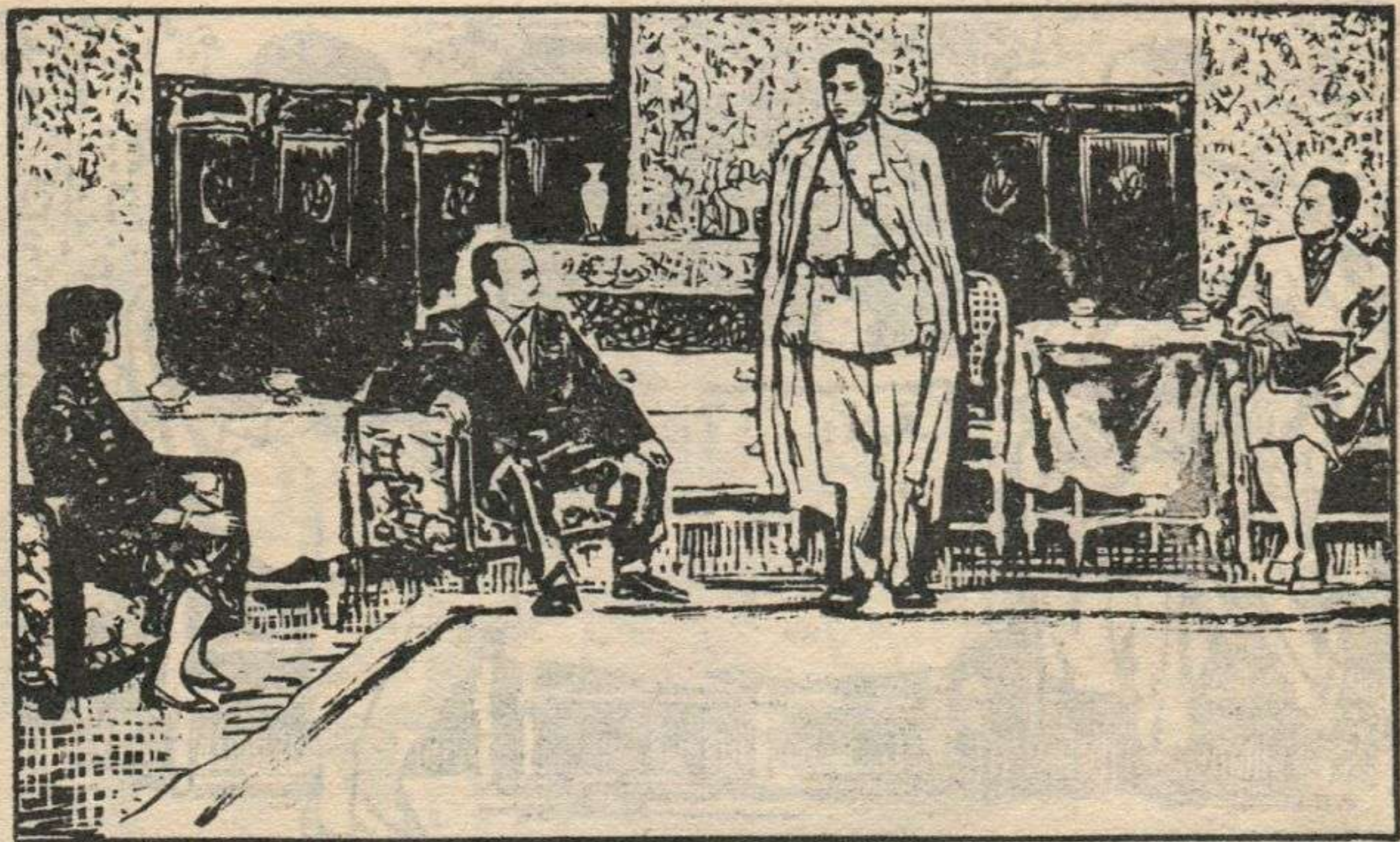
60 河野加代肃然起敬：“噢，您就是薛华，当时您的论文发表后，引起国际医学界的轰动……”薛医官又递上病志说：“这是大元帅的病志，有什么谬误与疏漏的，请不吝指教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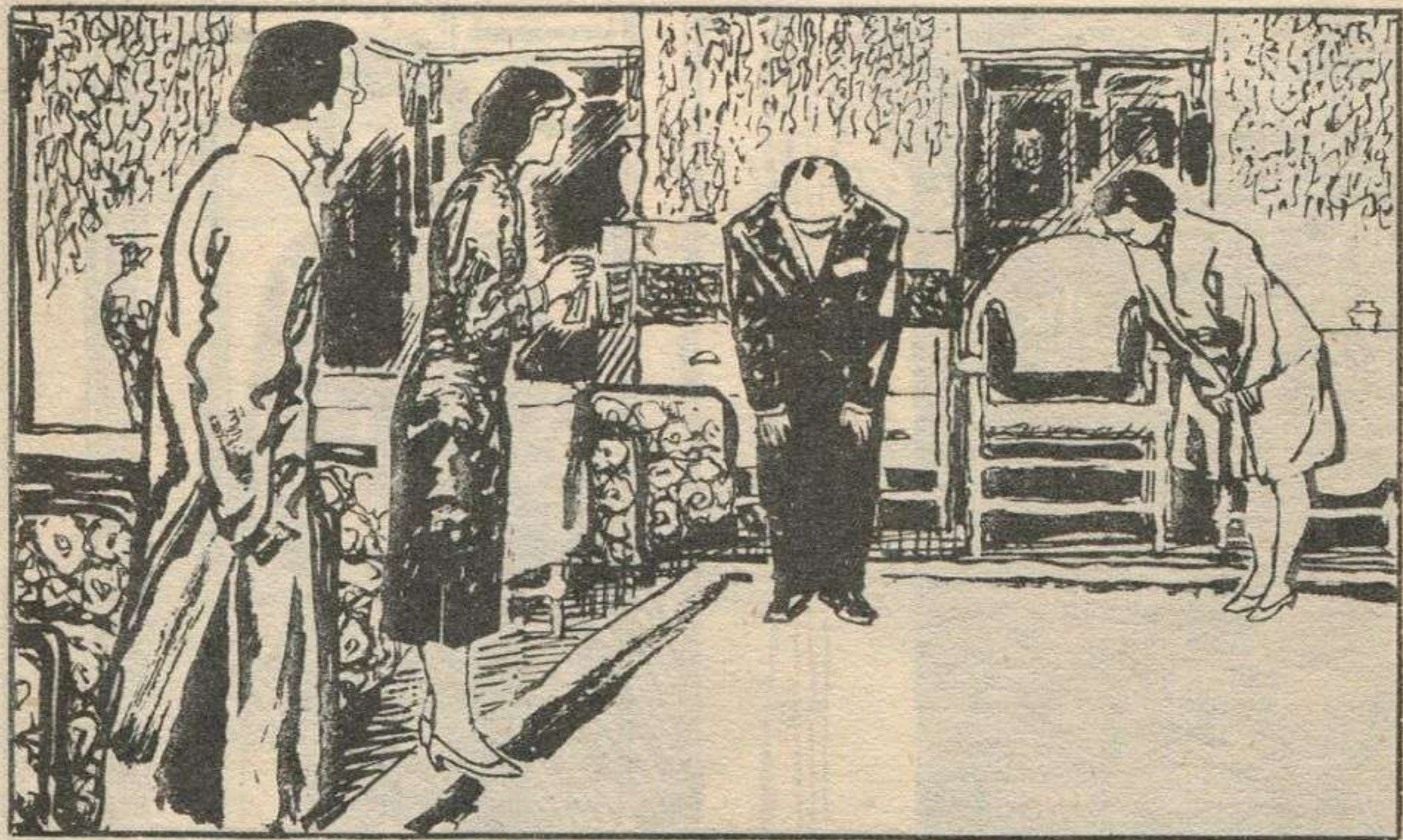
61 “啊，不不……”河野加代慌忙推托。薛秉谦还是把病志放到她的手中。河野加代象征性地翻了翻病志说：“啊，您的诊断和处置都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



62 于凤至表现出十分看重河野加代的样子，说：“薛医官，您看是不是请河野加代医生重新诊治一下……”薛医官似乎自尊心受到伤害：“少夫人，如果您对我的医术不相信的话……那……对不起……”说罢转身上楼。





63 于凤至进退两难地说：“总领事……您看……”河野加代为摆脱尴尬处境，忙说：“啊，薛医官医术高超，不必看了，再见！”林久治郎见河野加代要走，也只好跟随告退。





64 送走了日本人，于凤至如释重负，长长吁了口气。她想到日本人诡计多端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少帅还在河北，心情十分焦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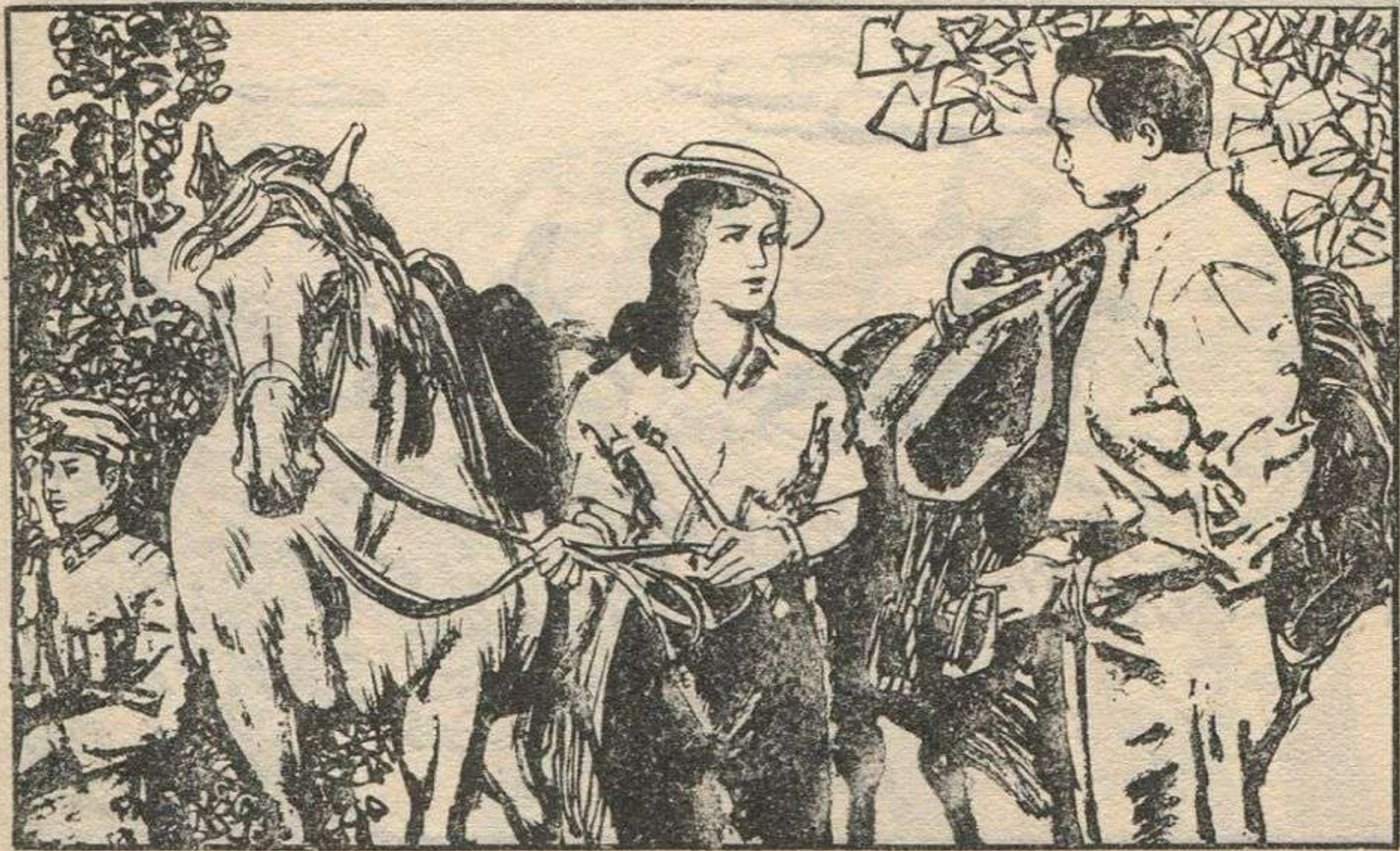
65 在河北的张学良，也是同样的心绪，尽管有志同道合的赵媿陪伴；尽管田野落日的余霞是那样优美，他也无心观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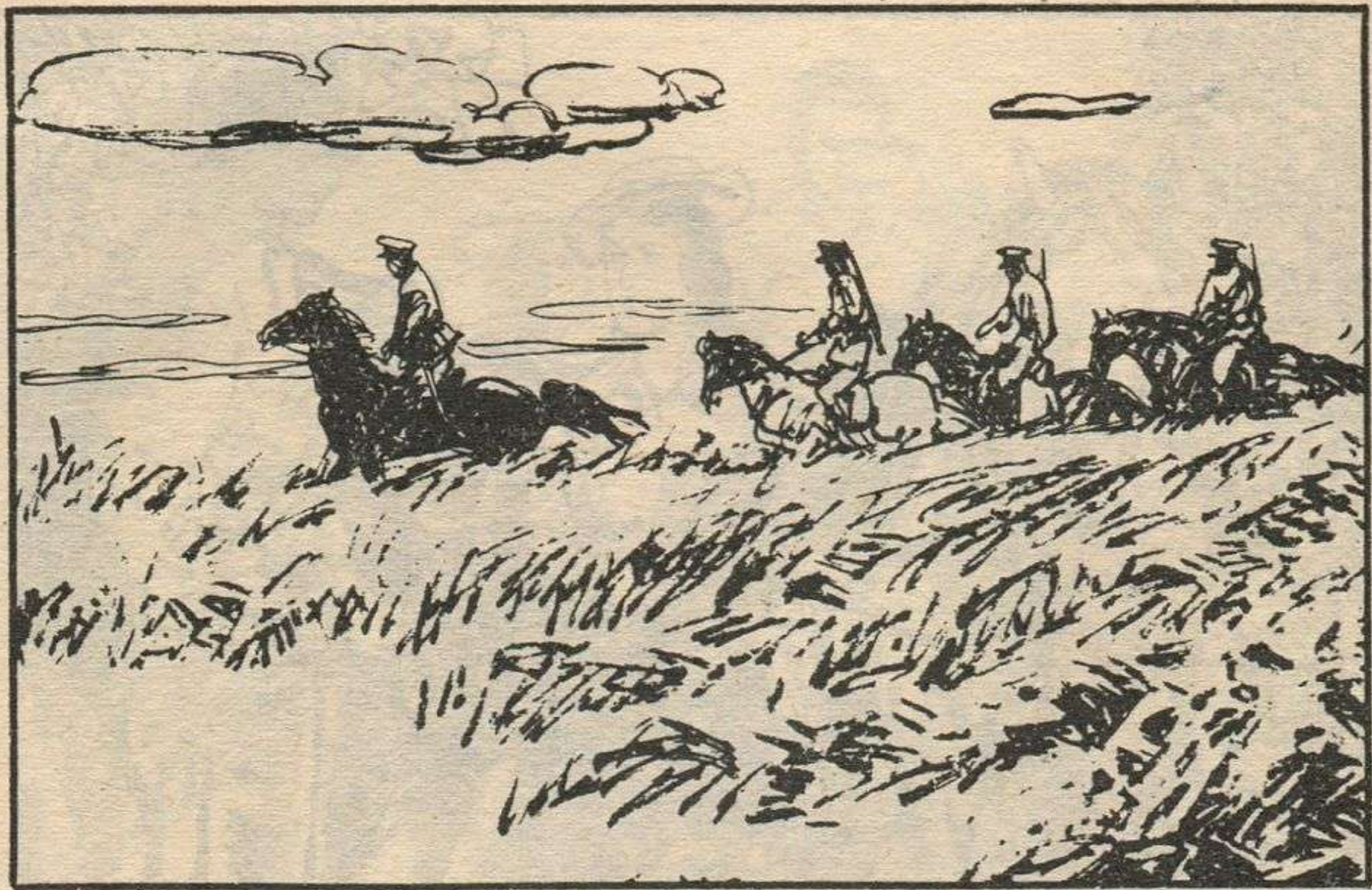
66 赵媞想排遣一下他的忧愁：“汉卿，你又在想什么？大帅那儿不是天天有好消息吗？”“好消息！好消息！可是我高兴不起来。”张学良郁闷地说。





67 “怎么？你对奉天的电报有怀疑？” “我总感到象是做戏给人看的。” “你神经过敏，大帅要是伤势严重，还不早就用电报把你催回去了。” “也许正相反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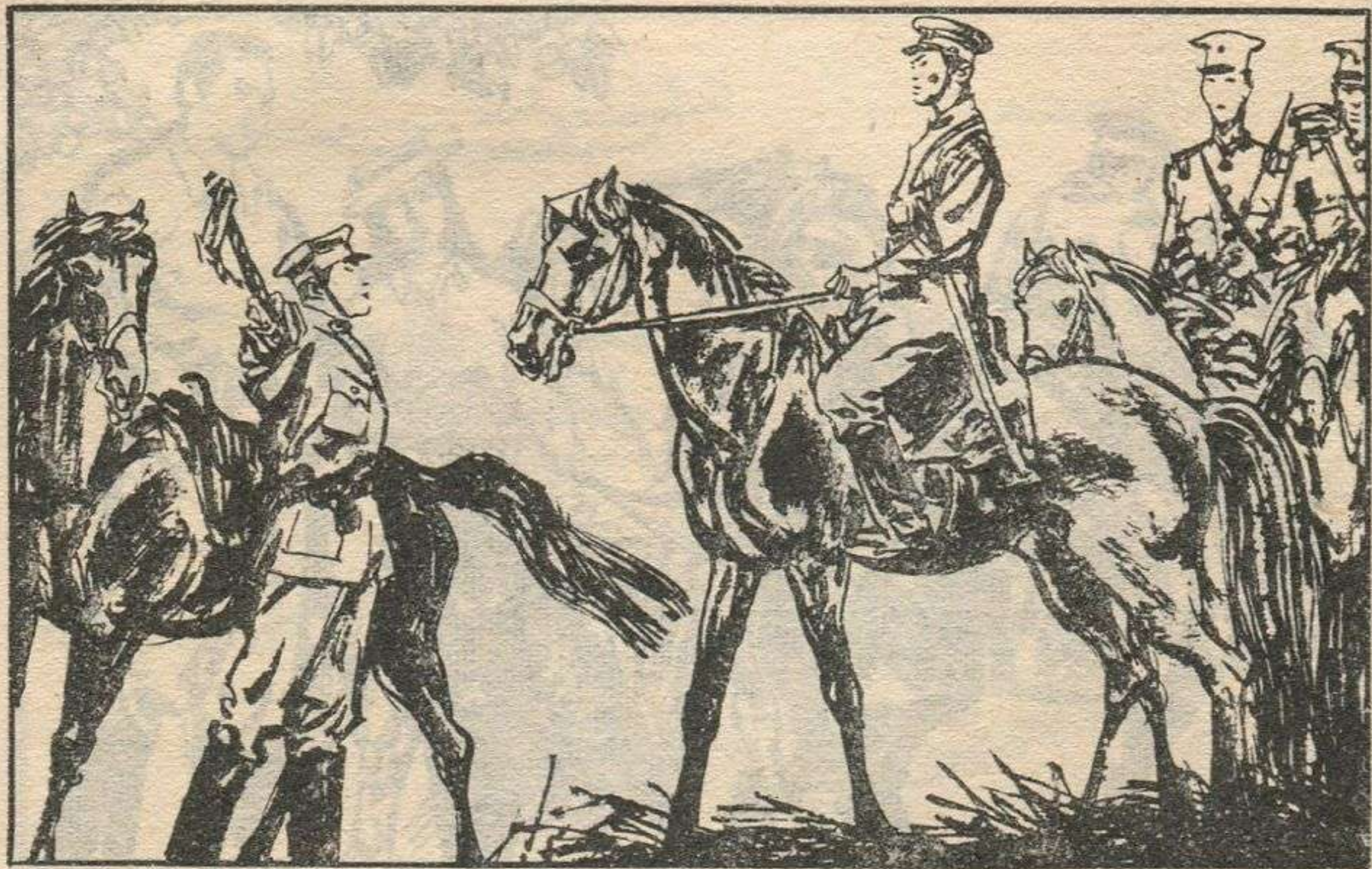
68 一支马队飞驰而过，踩倒了一片片庄稼。这是总参议杨宇霆的卫队，打头的是丁副官。





69 张学良看在眼里气坏了，一挥鞭子对崔副官说：“去，把他们拦住！让他们把庄稼扶起来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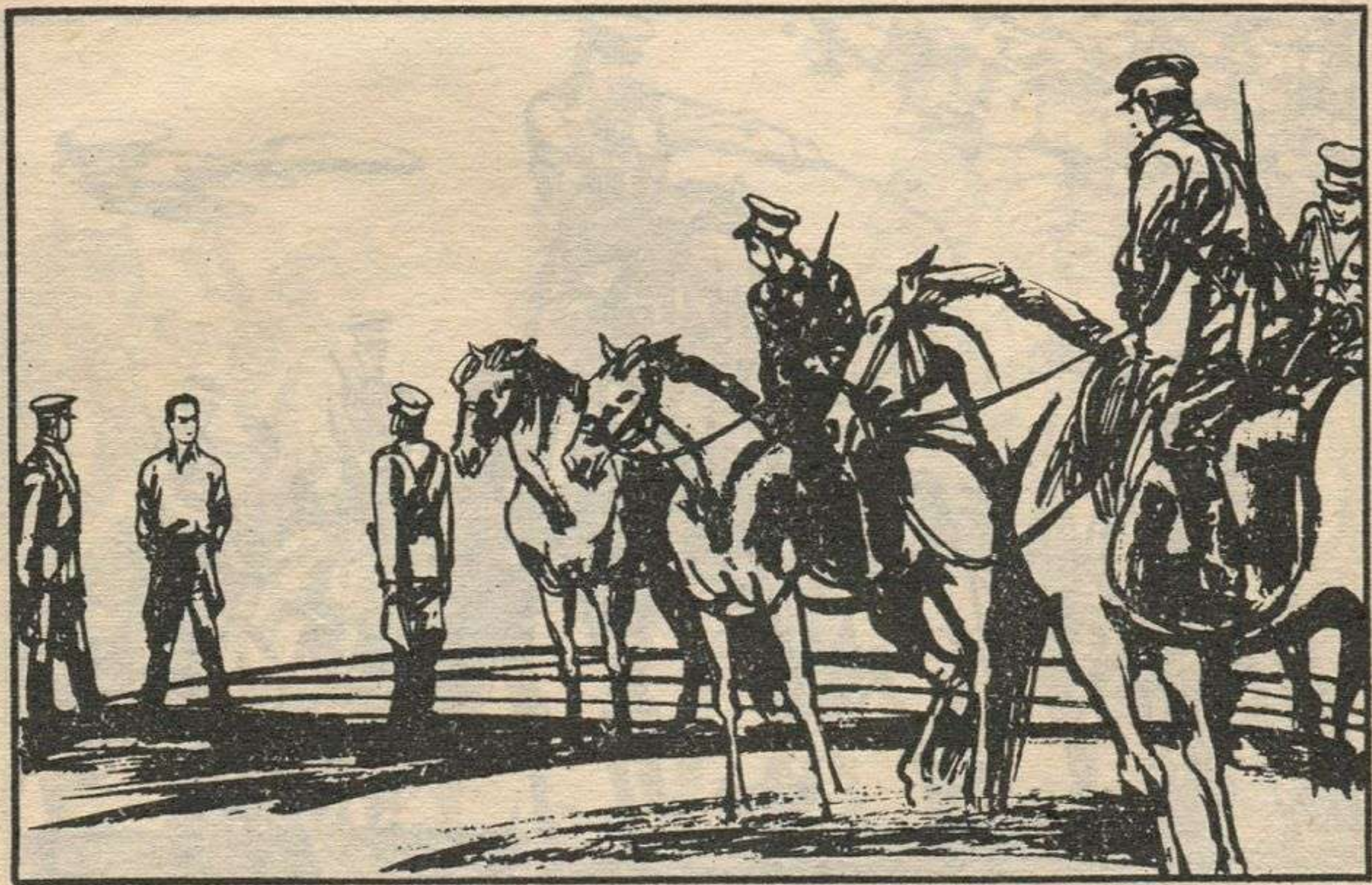
70 “站住！站住！”崔副官催马追去。丁副官等停马，斜眼看看崔副官说：“啊，崔副官，有何贵干？”





71 崔副官传达少帅命令，让他们去把庄稼扶起来。丁副官傲慢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公务紧急，没有闲工夫！”策马欲走，崔副官拦住马头，丁副官扬鞭欲抽马。





72 “把鞭子放下！”张学良走过来大声喝道。丁副官见是张学良，只好下马，叫了声：“少帅！”





73 张学良严厉命令：“你们马上回去，把踩倒的庄稼扶起来。”丁副官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少帅，总参议命令去接日本顾问，容我执行任务回来再执行少帅的命令，没法子，我没有分身法儿呀！”





74 “你……”张学良万没想到丁副官如此放肆，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赵媿一旁气愤地说：“丁副官你好大的威风啊！是总参议教你这样对少帅讲话的吗？崔副官，去请总参议到这儿来，让他看看这个场面！”





75 崔副官应声欲上马，丁副官忙拦住说：“少帅，四小姐，卑职灌了几口黄汤，出言不逊。该死！该死！我这就去扶庄稼。”





76 丁副官带卫队折回去了。张学良望着他们的背影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嗯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最近以来，他们天天观察我的动静，他们究竟在打什么算盘……”





77 头脑机敏、才智超人的张学良将军没有猜错，自从皇姑屯炸车事件后，杨宇霆与日本人的来往更频繁了……





78 最近，他又打发他的秘书谢倩怡回奉天，叮嘱说：“迅速查清大帅伤势，是生是死，我需要准确情报，以定方略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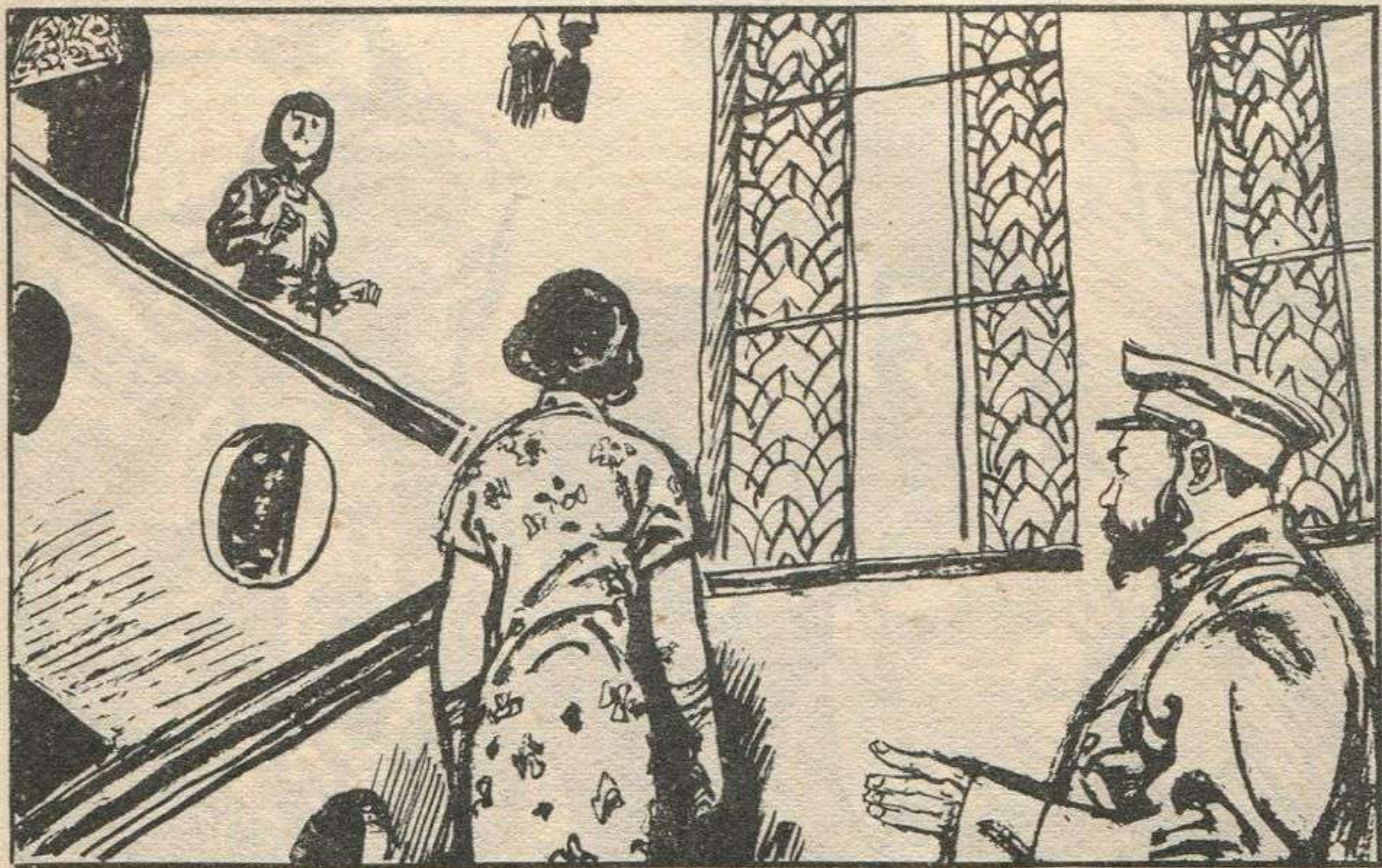
79 谢倩怡回奉天来到帅府大青楼，急匆匆不顾一切地往楼上奔去。张占魁从后面追来拦住说：“谢小姐，不许上去，大帅有令。”





80 谢倩怡娇滴滴地说：“占魁叔，我就看一眼。”张占魁毫不开面：“看一眼也不中！”谢倩怡沉下脸来：“怎么，跟我还来这一套？我是大帅的干女儿，看谁敢拦挡我！”说着就往楼上走去。





81 张占魁急了：“你！……你！”正在这时，于凤至从楼上下来，热情地打招呼说：“倩怡，是你！”





82 谢倩怡上前抱住于凤至哭起来：“嫂子，我来晚了，他老人家……”于凤至扶她走下楼梯说：“倩怡，轻点声，父亲的伤势不太重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别哭坏了身子。”





83 谢倩怡似乎放下心来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是吗？我还以为……那我进去看看他老人家。”说着又往楼梯上走去。于凤至急忙阻止说：“倩怡，父亲不让打扰他，医生也不准他会客。”





84 谢情怡眼圈红了：“老爷子一向疼我，我去看他，他不会发脾气的……”边说边又往楼上走去。张占魁大喝一声：“大帅吩咐就是命令，不经他许可就闯进去，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！”





85 谢倩怡借机发作了：“呸！谁让你担当了。我是大帅的干女儿，孝敬义父天经地义，我还要守在他老人家身边，亲手给他老人家端汤倒水呢！”





86 于凤至沉下脸来：“倩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莫非嫌我这儿媳妇侍候不周，还要劳您的大驾？”谢倩怡见于凤至不满了，连忙解释说：“嫂子，别生气，怪我看老爷子心切，说话不周……”





87 于凤至这才消了怒气说：“倩怡，老人家受了伤，心绪不好，我们不想逆他老人家的意愿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”张占魁一旁说：“就是嘛，回去吧！谢小姐。孝心不在嘴上，得来实在的。”





88 谢倩怡一下子又抓到理：“这么说，我还真不能回去。不然，倒让人家说我孝心不实在。”说罢转身向楼梯奔去。





89 方世靖忙从里边出来，喊道：“谢小姐，您这是……”  
“方秘书长，张占魁不让我见义父，还说我孝心是假的，我……”谢倩怡又委屈地哭了。方世靖一边劝慰，一边答应去给她禀报一声。





90 不一会，方世靖走下楼来说：“方小姐，我给你禀报了，大帅没吱声，只一个劲儿地摇头……”还没等方世靖说完，谢倩怡推开他闯上楼去。





91 谢倩怡上了二楼，几步走到薛医官工作室门前推门闯进，刚欲拉张作霖卧室的门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传来杯子摔地的声音，紧接着又传来张作霖的骂声：“让她给我滚！我他妈的谁也不见！哎哟！……”





92 谢倩怡吓得连忙后退说：“干老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走，您好好养伤。”于凤至和张占魁也惊得目瞪口呆。





93 谢倩怡走后，众人正纳闷。薛医官从里面走出来。于凤至恍然大悟：“哎呀！原来是你装扮的，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两下子。”薛医官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还有两下子呢，看我这一身冷汗。”





94 薛医官说事情很难隐瞒下去了,再说尸体也不好保存。方世靖说必须立刻派人给汉卿送信去。张占魁自告奋勇要去。方世靖说:“不行,你目标太大,送信的必须是大家都不认识的人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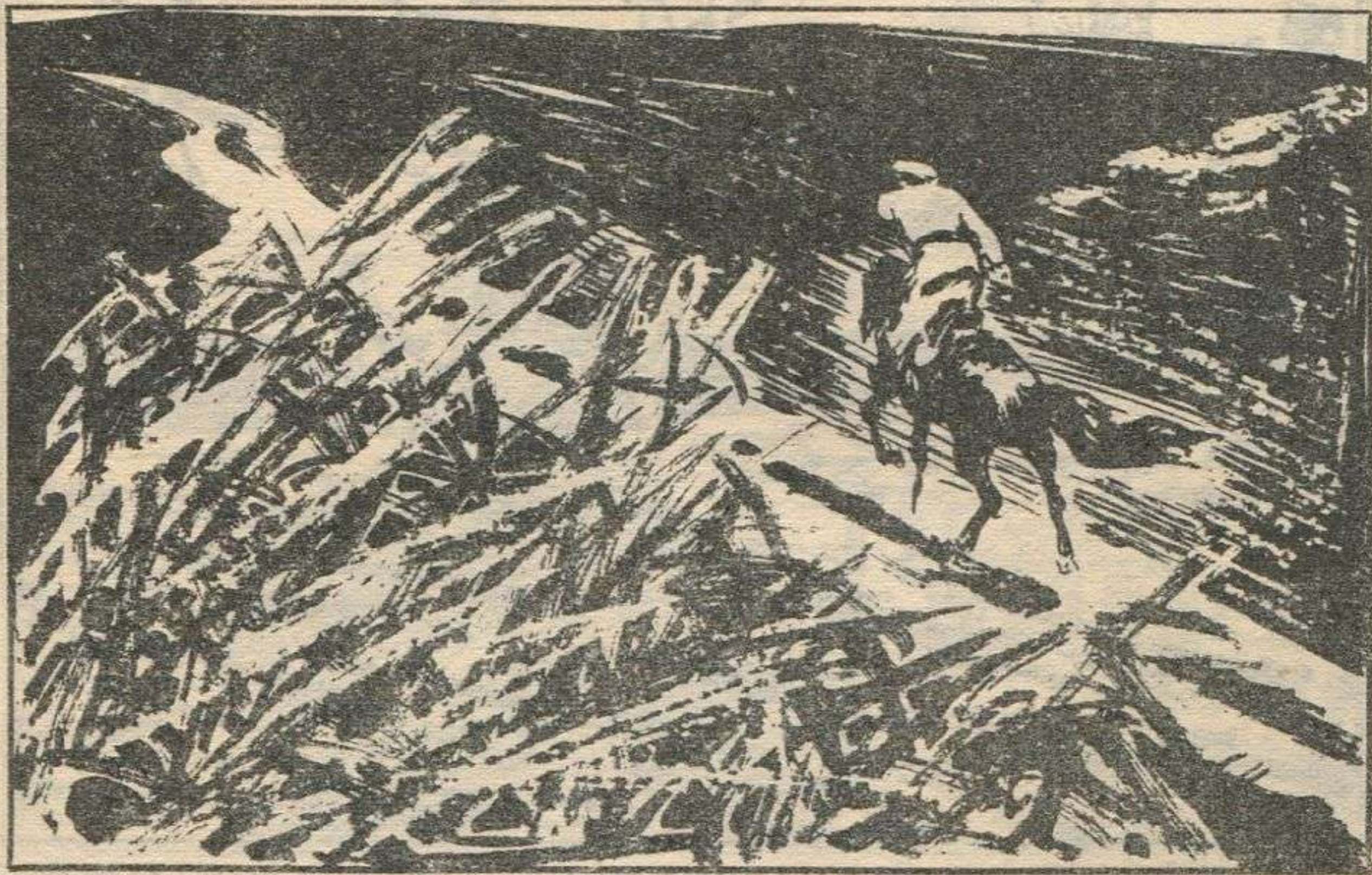
95 “那为什么？”张占魁想不通。方世靖解释说：“我们给前线的电报都是大帅健在，一旦外界知道我们又派人去送信，这个秘密就会不攻自破。那样，无论对这儿，还是对少帅都十分危险……”





96 “那派谁去好呢？”大家一时想不出。薛医官灵机一动说：“我倒有个人……”“谁？”四人凑在一起，密谈了一阵子。





97 当晚黄昏，奉天郊外的小路上，一个壮士骑着一匹战马，狂奔而去。他就是被派去给张学良送信的人。





98 张学良在河北滦州，也盼望着奉天派人给他送个真实消息，但始终没人来，愁得直喝闷酒。





99 赵媿拿过酒瓶说：“汉卿，你又喝酒了。还为报上那条说你‘在滦州前线枪毙杨宇霆’的新闻不乐吗？何必呢？发个辟谣声明不就完了嘛……”





100 张学良摇头说：“这是日本人对杨宇霆的一种暗示。只要老爷子那边情况不好，奉军内讧就会被他们说中。其结果不是我张学良枪毙杨宇霆，而是杨宇霆他……哼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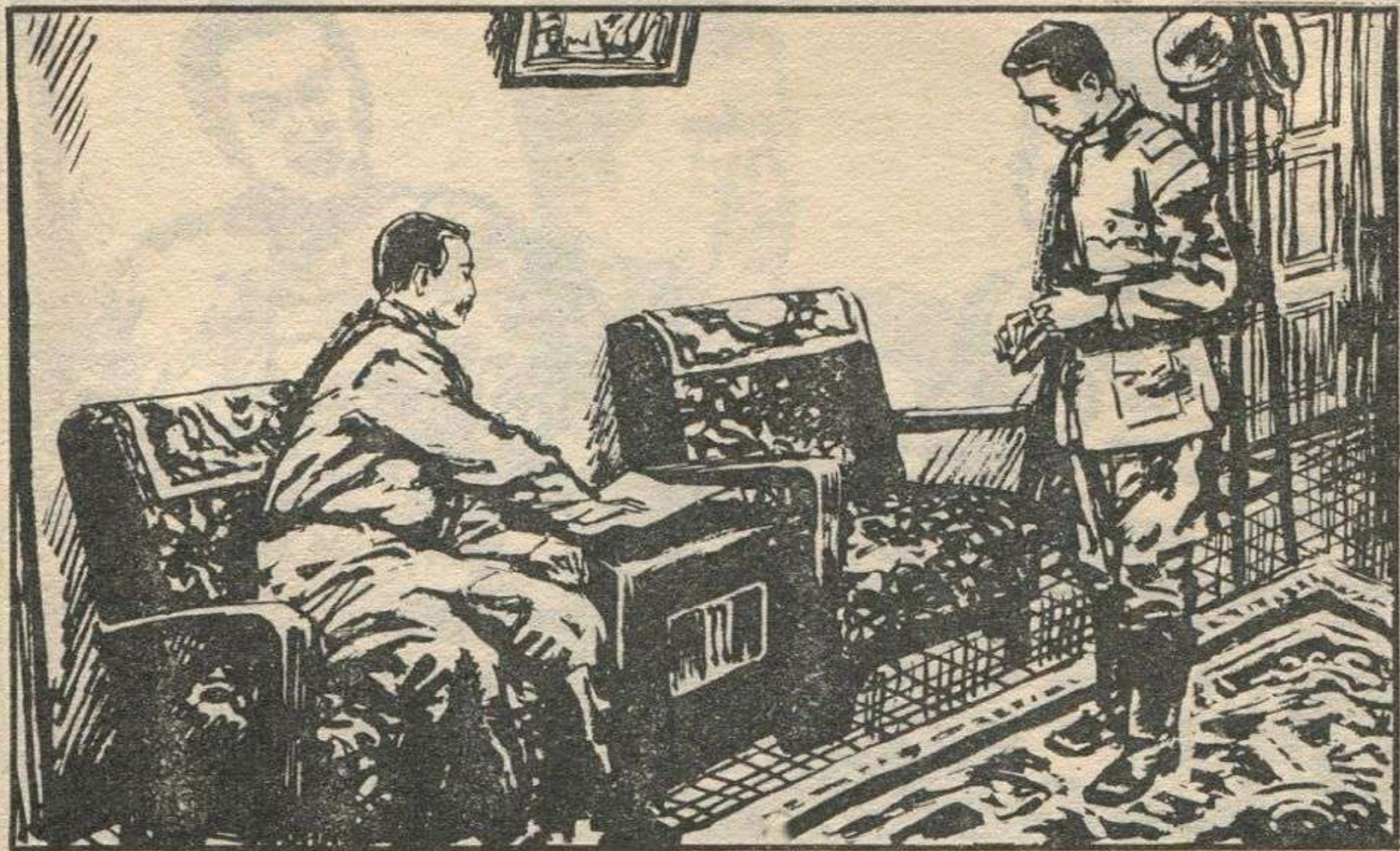
101 崔副官走来报告：“少帅，杨总参议来了，请您马上回去，说有要紧事商议。”“哦……”张学良与赵媿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起身回司令部。





102 杨宇霆怒气冲冲，早已在司令部等候。赵媿微笑着走上前说：“总参议，您来怎么不先打个电话，让您久等。”





103 张学良更为热情地说：“把那瓶法国酒拿来，今天我们痛饮几杯。”杨宇霆冷冷地说：“不必了，我没兴致。请看新闻。”说罢掏出一张报纸，放在茶几上。





104 张学良又吩咐说：“崔副官，请把楼上那套酒具拿来。”杨宇霆忍耐不住，说：“汉卿，你对报上的消息有何感觉？”张学良不慌不忙，从衣兜里掏出一份电报说：“我也有一份，不是报纸，而是密电。”





105 杨宇霆接过一看，电文上写：“皇姑屯炸车案乃杨宇霆密谋推翻张学良的行动，杨宇霆野心勃勃欲取代少帅张学良。”杨宇霆一看倏然变色，紧张地说：“汉卿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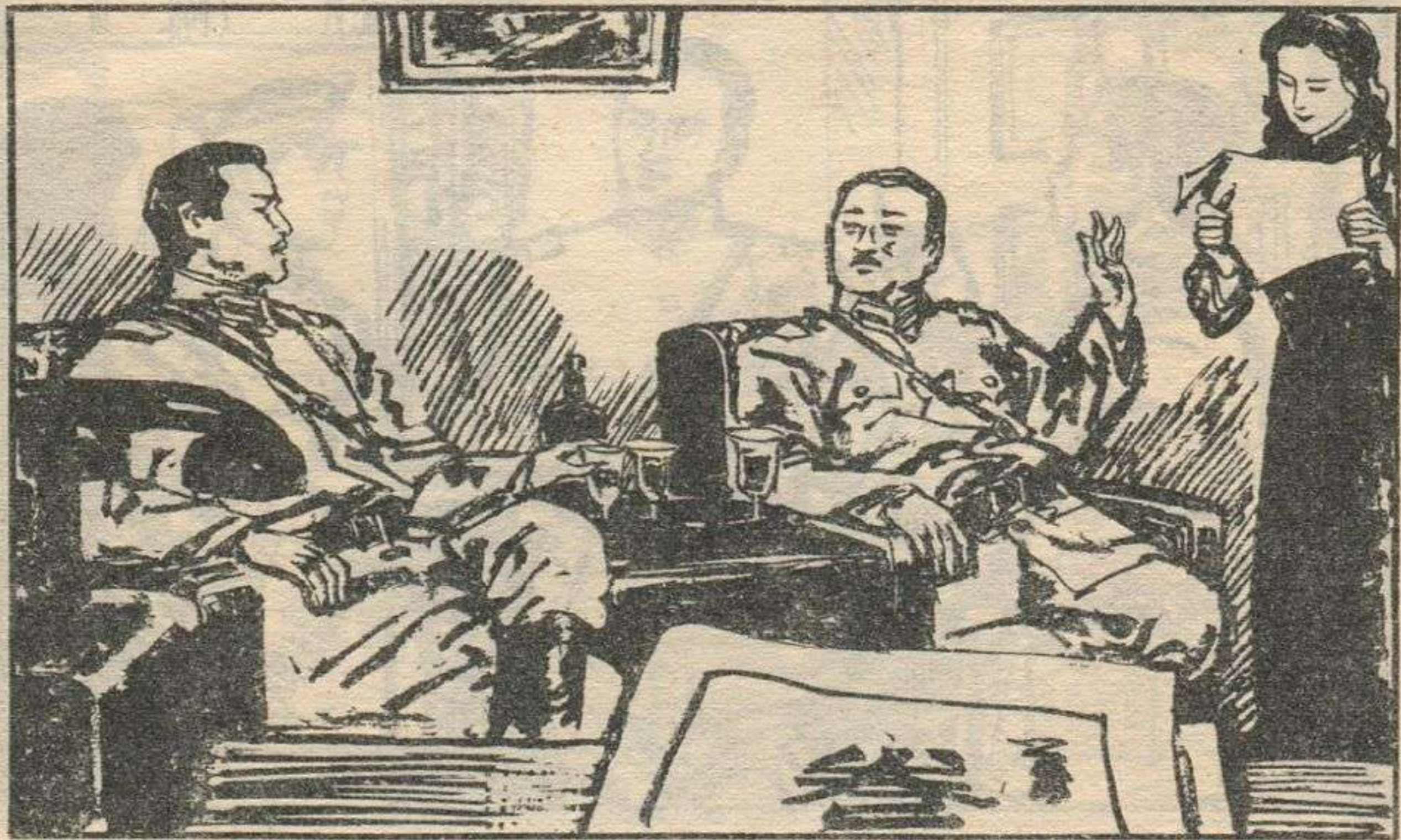
106 张学良拿过密电，顺手用打火机点燃说：“这都是敌人的挑拨。好了，别让它破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。来来来，尝尝这法国酒，一会再来它两圈麻将，上次输了，这次我可要捞回来。”





107 杨宇霆的情绪缓和下来，举起酒杯说：“来，祝大帅早日康复！汉卿，你这里有帅的最新消息吗？”张学良又吩咐说：“小四，把早晨方秘书长发来的电报，给临阁（杨宇霆的字）念念。”





108 赵媿拿起电报，念道：“大元帅昨晚体温三十七度一，午饭吃一尾红毛鲤鱼，配上眼镜后……”杨宇霆挥了挥手：“别念了，和我收到的那份一字不差。汉卿，我看你回去一趟吧，反正这里有我，你尽可放心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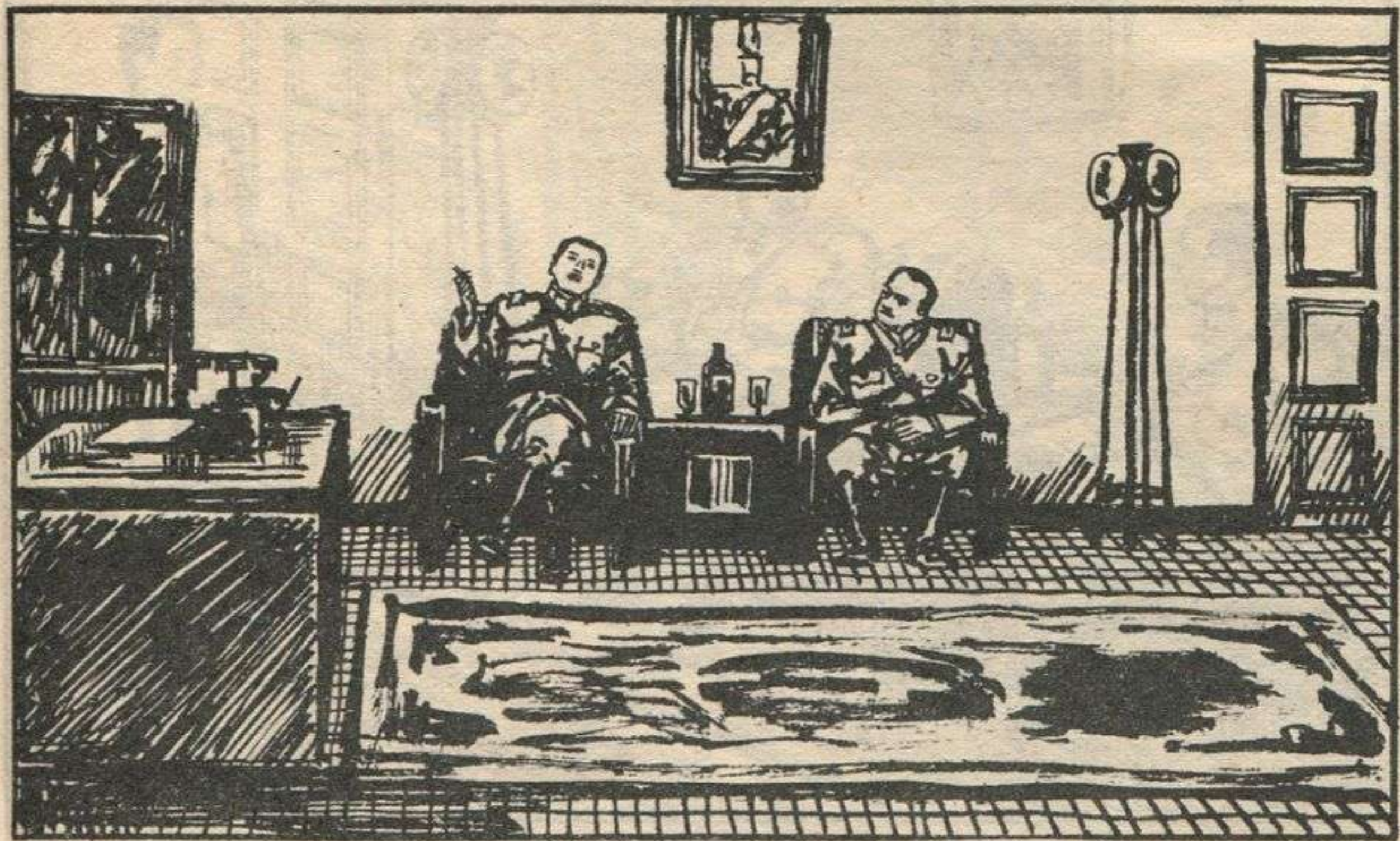
109 张学良似乎一心想喝酒，顺口说：“回去？没有老爷子的命令我可不敢，再说这电报总来好消息，来，咱们喝酒。”杨宇霆冷笑道：“好消息？你没感到方世靖是在有意遮掩什么？”张学良一怔：“遮掩？遮掩什么？”





110 杨宇霆又用探讯的口吻说：“大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只要神志清醒，就要发号施令，可这几天我几次拍请示电报，他都不置一词，难道这不有点反常吗？”





111 张学良大笑起来：“哈……这都怨我，临行前，老爷子对我说了，前方的事交你我全权处理。皇姑屯炸车，光顾忙乎，把这事忘了。以后，你不用往奉天发请示电报了，咱俩决定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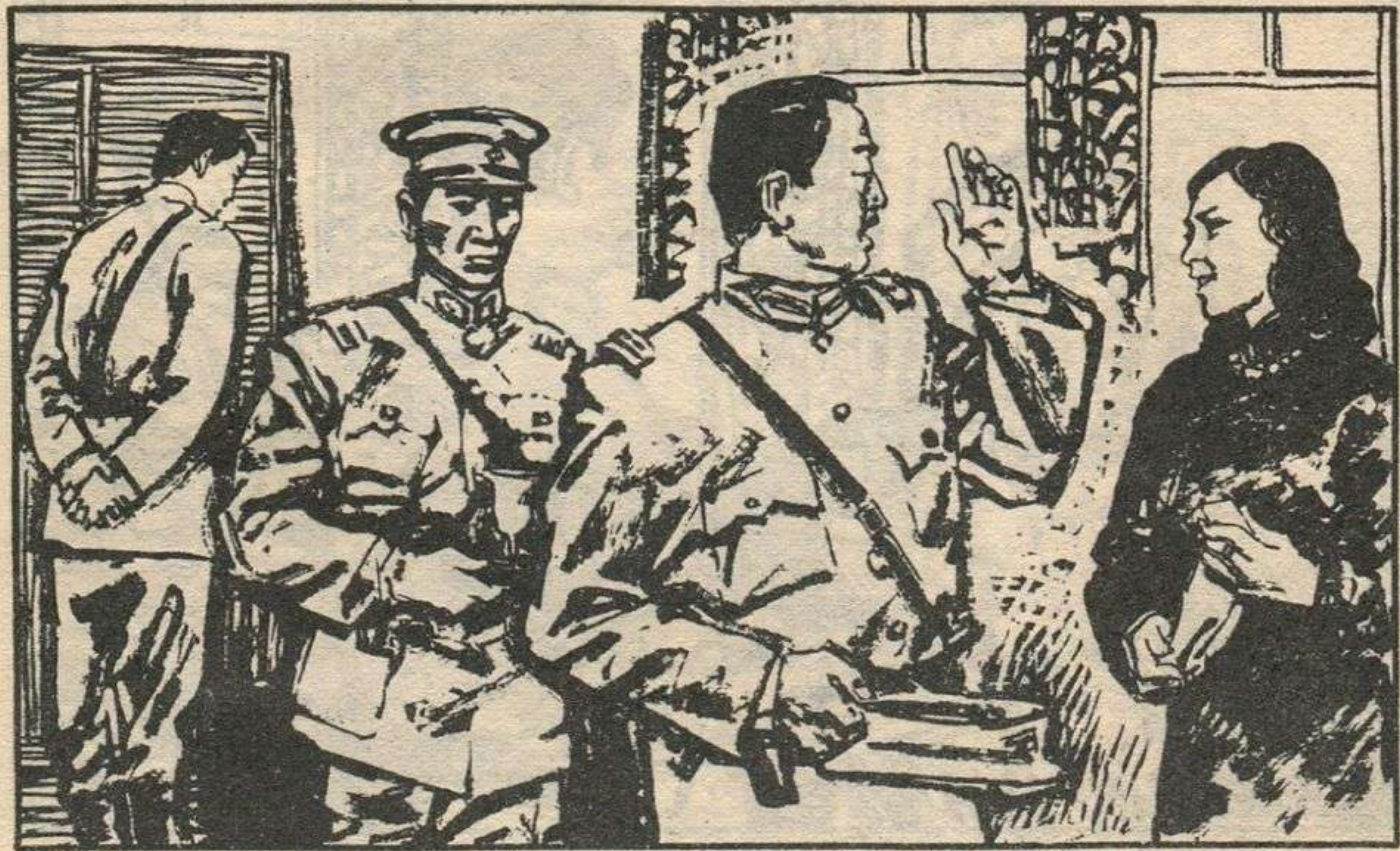
112 正谈着，丁副官进来，在杨宇霆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杨宇霆放下酒杯说：“哦，光顾喝酒了，正事没办。我们抓到一名奸细，说是奉军军官，一定要面见少帅，现在带给你，你亲自发落吧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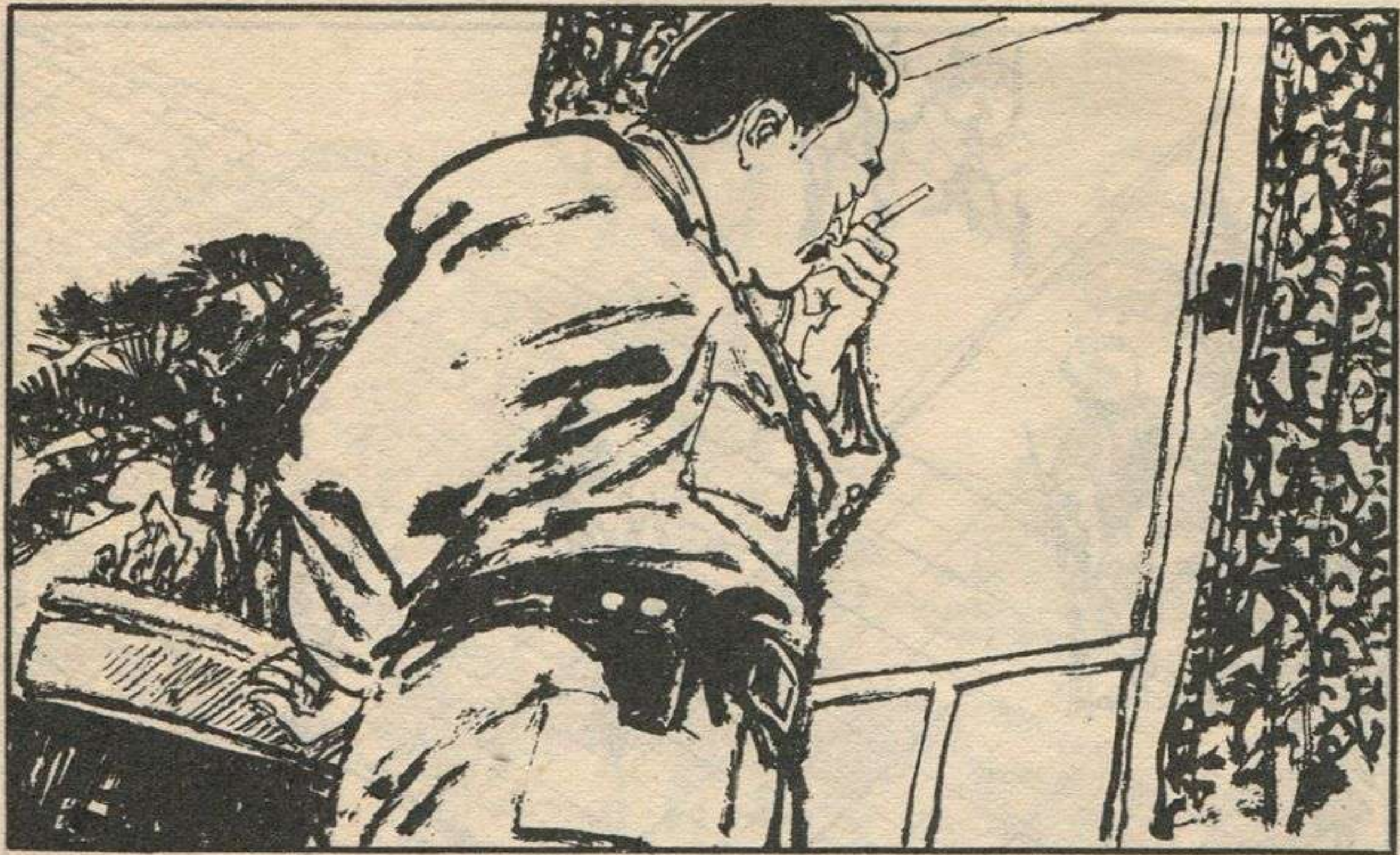
113 张学良摆摆手说：“那何必，你就处置吧！”杨宇霆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不，我杨某人刀下不死屈死的鬼，这事你就麻烦一下吧。我到楼上打牌，过一会，你也来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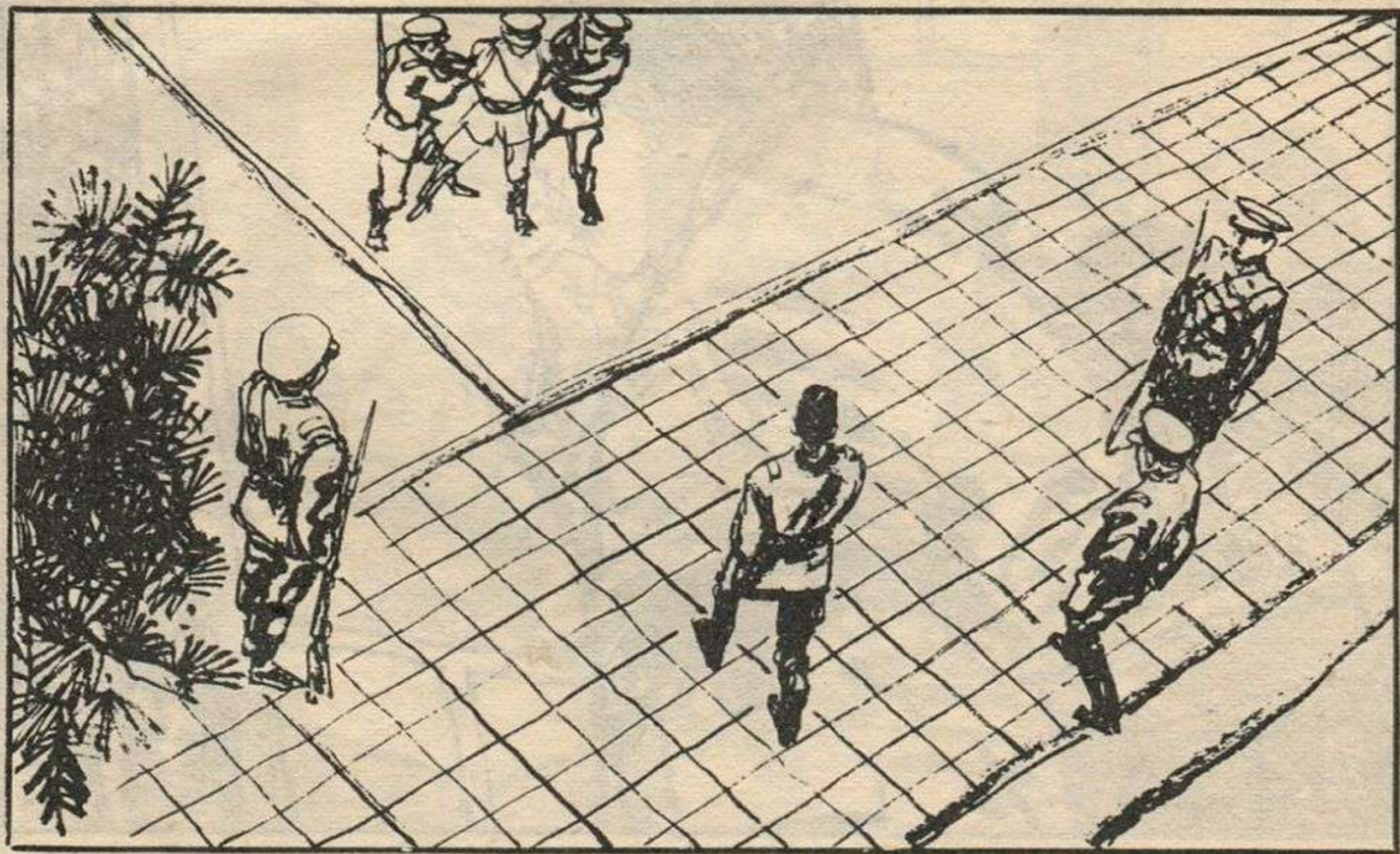
114 赵媿提醒说：“两个人怎么打牌？丁副官也上来吧！”  
杨宇霆想了想说：“也好，把酒也带上来。”说罢起身上楼，丁副官拿酒随后。





115 杨宇霆来到二楼客厅，不放心地窥视着庭院。赵媿喊道：“总参议，牌摆好了，咱们开始吧！”杨宇霆这才不情愿地离开窗前。





116 楼下庭院里，几个士兵押着一个穿军官服、带蒙眼的壮汉缓缓走来。壮汉边走边嚷：“我要见少帅！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……”





117 张学良走出来说：“带到大墙后面，远一点，毙完了找丁副官看看。”壮汉似在辨别声音，随后大嚷：“摘下我的蒙眼，我要见少帅！”





118 张学良点头示意，崔副官上去摘下壮汉的蒙眼。壮汉扫视一下周围，目光立刻停在张学良脸上，随即扑过去单腿跪在张学良面前说：“少帅，可找到你了！”





119 张学良命人把壮汉带进客厅，然后审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说吧！”壮汉回头看了看后面的卫兵。张学良一挥手，卫兵退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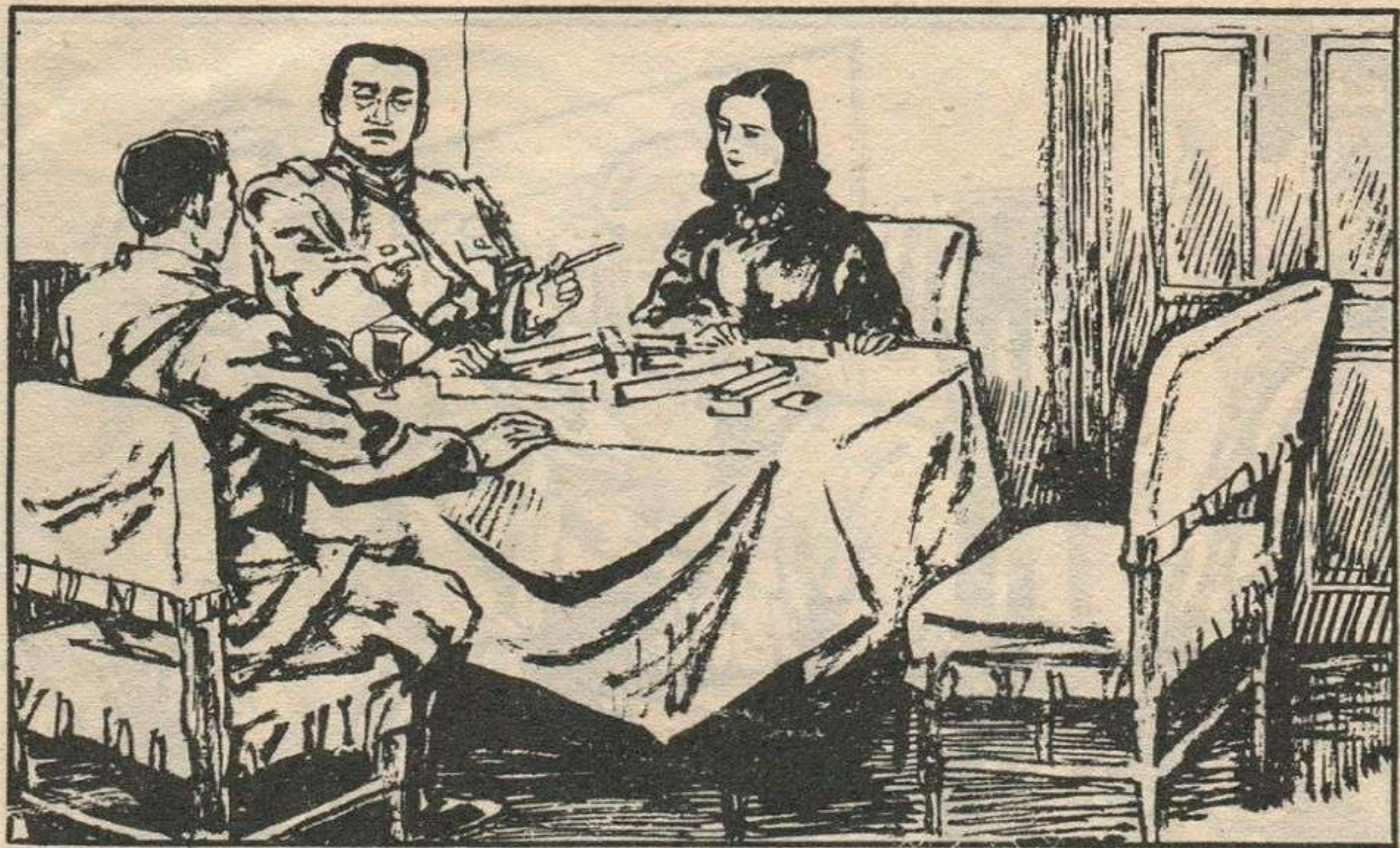
120 张学良又问：“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冒充奉军军官？”  
壮汉回答：“少帅，我就是奉军军官，有万分紧急的事禀报。”“谁派你来的？”“少夫人、方秘书长……”“有什么凭证？”“联名亲笔信。”





121 张学良向崔副官递了一个眼色，崔副官开门向外望了一下，然后为壮汉松了绑。张学良倒了一杯酒，递给壮汉说：“来，先压压惊。”壮汉一饮而尽。





122 楼上杨宇霆，急不可耐地说：“汉卿，怎么还没处置完呐？怕是碰到麻烦了吧！”赵媿一旁讥讽地说：“总参议，您若是不放心，就下楼跟汉卿一块审去吧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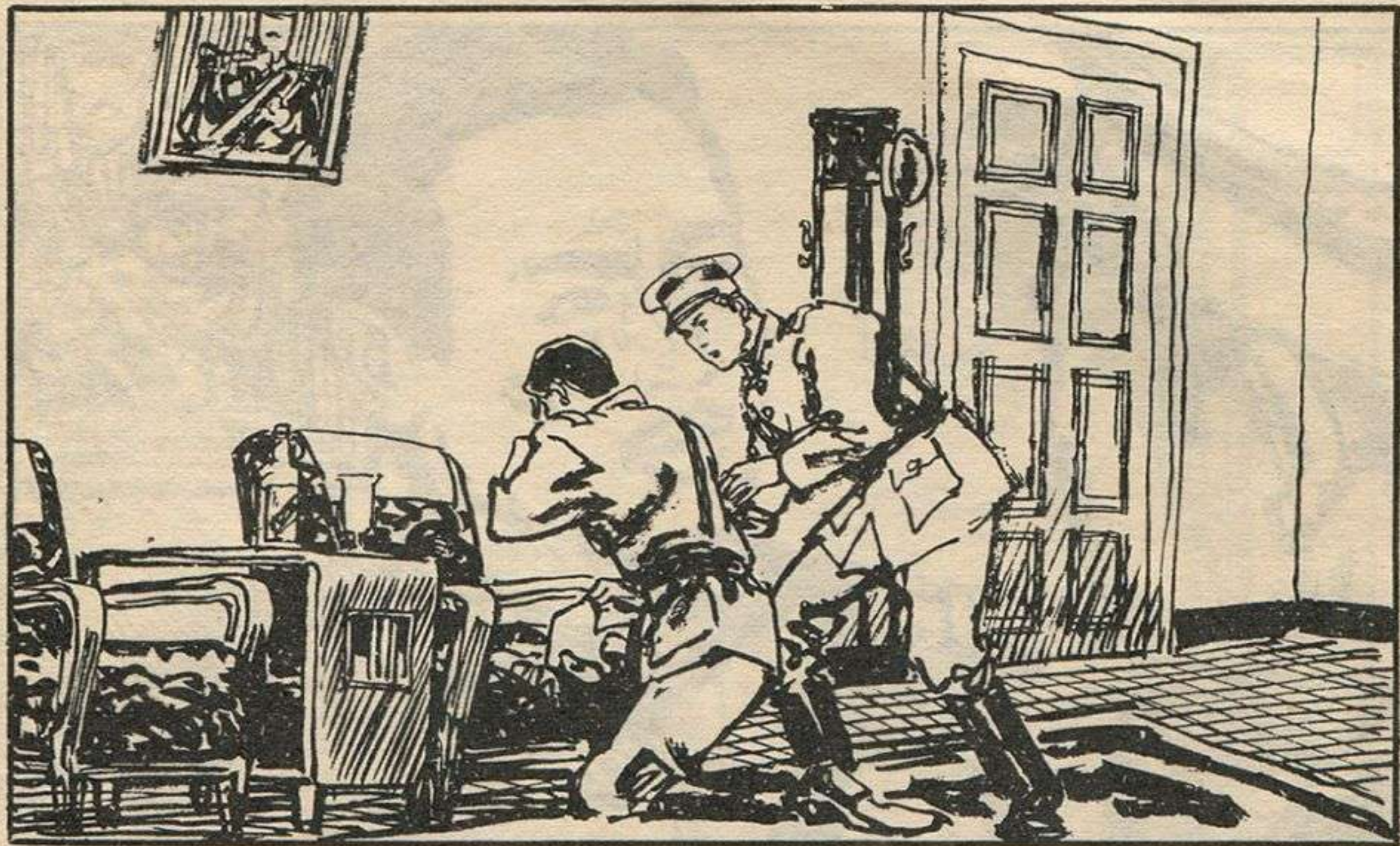
123 杨宇霆慌忙掩饰说：“啊，不不，咱们打牌！打牌！”





124 楼下此时，崔副官正站在门口监视着楼上的动静。屋内壮汉撬开皮鞋底，从里面取出密信双手捧给张学良。





125 张学良读完密信，立刻跪在张作霖的照片前，抱头抽泣起来。壮汉赶紧上前，低声劝慰说：“少帅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您不能哭啊！”





126 张学良强忍悲痛烧掉密信，又问壮汉叫什么名字，壮汉回答说叫姜树礼。张学良感激地说：“树礼，我一定要重谢你！”





127 张学良又给姜树礼倒了一杯酒，姜树礼喝完，说：“少帅，您枪毙我吧！”张学良一惊，问为什么，姜树礼说：“杨宇霆审问过我，只有毙掉我，才能解除他的怀疑，您才能安全返回奉天。现在外面全是他的人……”





128 张学良走至窗前，果然，外面全是杨宇霆的卫队在走来走去……





129 崔副官进来禀报：“少帅，总参议请您上楼去打牌。”  
张学良烦躁地说：“告诉他，这就去。”





130 姜树礼催张学良快下命令枪毙他。张学良急得来回踱步：“不不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决不能！我可以想办法把你送走。”





131 姜树礼急坏了：“少帅，我不只是为了您个人，我也是为了咱东三省的父老兄弟，为了咱们中华民族！少帅，别犹豫了，快下命令吧！”站在门外的崔副官听了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



132 忽然，楼上传来赵媿的声音：“汉卿，你怎么还不上来，总参议都动大驾啦！”姜树礼一下跪在张学良面前说：“少帅，快，我求您，快下命令吧！”





133 张学良连忙扶起姜树礼说：“快起来，有什么东西给我留个纪念吧！”姜树礼把身上仅有的一枚银元，递给了张学良。





134 外面传来了杨宇霆的脚步声。姜树礼催张学良：“少帅，快，不然要误大事了！”张学良还是一动不动。





135 姜树礼急了，一脚踢倒身边的木椅，抓起酒瓶向张学良的后面墙上扔去。“哗啦”一声，瓶子砸得粉碎。





136 丁副官闯进门来。姜树礼一个箭步跳上窗台踢开窗户。  
丁副官举起枪，朝姜树礼连开了几枪。





137 杨宇霆闻声进来，半信半疑、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汉卿，你怎么动这么大的肝火，在这儿就毙了他……走走，到楼上打牌去！”





138 张学良走至窗前，望着血泊中姜树礼高大的身躯，想到他临终的话语，真是思绪万千，仇恨满胸膛。他决心连夜回奉天。他是怎样回到奉天的？请看第三册《吊孝风波》。



我最爱连环画  
扫描制作

# 生死之谜

——少帅传奇之二

潘彩英 改编

辛也 绘画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文字编辑：刘 铎

美术编辑：张 力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 印张：2  $\frac{3}{16}$

印数：1 768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7-61·048 定价：0.32元